

集部

歐陽修撰集卷三

宋　歐陽澈　撰

奏議下

上皇帝第三書

某年某月某日江西路崇仁縣布衣臣歐陽澈謹昧死百拜上書獻於皇帝陛下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當盡其忠有官守者當修其職臣布韋之賤身在畎畆無

言責之寄無官守之責然惓惓不忘君父之義願盡忠竭節以報國恩者臣竊見強鄰肆毒害及天下陛下北顧垂涕頒詔起兵詞旨懇切讀之者莫不寒心正宜忠臣義士感激自奮捐軀報國之時而州縣之官尚且酣暢自適殊不以國家為念臣以是知有言責者未必肯輸忠而陳謀有官守者未必能修職而効事布衣者若復緘默則民之困苦無由聞於天聽矣臣於是忘其上干鈇鉞之誅摘當世之利害撰成萬言書兩封條陳二

十餘事實可以保邦御俗安邊禦戎一以投州府而適丁道塗之艱一欲投經制而慮有浮沈之失臣思陛下深居九重之中而臣身寄萬里之外雖有忠義之氣鯁諤之節可以扶翼委靡之國勢可以撫綏愁歎之黎元然奸訣者忌其進權貴者嫉其直則臣言何由聞於上哉孰若拂衣而别故鄉擔簦而干帝里併携三書投於闕下則朝進而暮達矣何苦規規求人之保奏哉臣於是贏糧重趼而來願以所陳干瀆天聽臣思其間皆國

家急務不可後時遂先投於安撫司乞為速達朝廷伏
願陛下俯加容察則天下幸甚臣　聞之昔者齊萬年
反朝臣畏恐周處强直乃使西征孫秀知其將死謂之
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立臣以
是知王陽欲為孝子則不能全於忠王尊欲為忠臣則
必不終於孝臣幼失所怙老母垂白今既割慈忍愛齧
臂而與慈母永訣則孝道毋復全矣臣若復忌憚權臣
而不敢言人之所難則是鈞虛名耳是猶畏死耳非推

赤心以報國也不若披肝瀝膽罄盡底藴敷奏利害而無隱情使陛下讀之感動則生民受賜不淺臣所以妄冒自前復敢以十事撰成此書上瀆宸聰臣前後所進三書言雖訐直似失臣子之理然法度可行而未行紀綱可罷而未罷者臣悉陳之矣陛下若恕其狂直而少加睿斷則社稷可以復存生民可以全活古語有之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良藥苦口而利於病者其斯之謂歟臣聞之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故唐有天下傳世二十所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惟太宗以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彦故能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玄宗以功成治定無有後艱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溺所愛而忘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憲宗晚節信用非人怠於防微不終其身而變生肘腋悲夫臣嘗即是而知人君之憂勤恭儉未足以為難惟終始不變所守至於持盈守成

反兢兢業業日慎一日者為尤難臣竊聞陛下即位之初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罷苑囿焚玩好務以恭儉為天下先以至減冗官澄濫賞汰貪吏除民害修舉法度疏剔衆弊雖古先哲王未易過此臣固知去年春金人罷兵而連和者實以天人之心歸乎陛下故感格如此既而金人復爾深入踐蹂侵侮無所不至於是天下惶恐莫知所自毋乃積弊既久邊隙創開而難於支持歟抑亦將帥非人不能預為之防歟不然則天意以此警陛

下使不變其初心歟三者必居一於此矣臣覩陛下流涕而祈於皇天哀詔而告於衆庶夜分不寐日進蔬食則非不憂勤也非不恭儉也非不以生靈為念也金人尚爾者何耶臣遠方賤士妄意國家法度綱紀必有未當天意者政事號令必有未厭民望者百姓困苦必有未聞於上者官吏貪暴必有愈甚於前者故皇天以此警陛下使明鑑而熟察之不然何遽至於是也臣願陛下奮乾剛果睿斷欽修明聖之德曲盡憂勤之心飲食

起居顛沛造次悉以天下為念法度廢而未修者舉之使宜於民政事久而已弊者革之使便於俗拯百姓之困苦而速除之鑑官吏之貪暴而亟誅之如天之運無所牽制庶使上當天意下合民情則外患無足慮而天下可從安矣臣覩陛下即位以來立法頒詔非不善也奈何州縣之吏尚襲前弊不克奉行者多矣可不哀共且古之為臣者視儀而動聽唱而應文王勤勞則在位相率而為勤勞文王節儉則在位相率而為節儉是則

是傚皆得於觀感之間而已況其詔令頒告安得而不奉行耶且如陛下節儉之至誠可為天下先矣宜乎百官士庶莫不仰法於此今乃上自朝臣下及衆庶侈靡之風過於前日故州縣之官有請三月之俸不足以償一會之費者士庶之家有鬻二頃之田不足以充一女之聘者胥吏之衣僭於公卿倡優之飾擬於妃后騶從輿士子無間伶倫與良民混殽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聚而食者不啻十人如是而欲天下不饑

不寒可得乎饑寒既切於肌膚欲其不為奸邪可得乎

亡等僭上之風陵弱暴寡之孽莫不基於此賈誼所謂

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

其領而庶人孽妾緣其履者復見於今日亦為陛下長

太息者屢矣昔楊綰素性儉約未嘗問生事禄廪分姻

族造之者清譚終日而詈不及名利欲干以私者必内

媿止其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寛城南别墅觀堂第一即

遣人毁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馭百數省損留十餘

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宅閭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嗚呼綰特為唐名臣躬行儉約一旦輔政尚能風化於當時而使之畏憚莫敢僭侈矧夫一人之本形天下之風者實在於陛下今也恭儉如此天下臣子反僭侈而不從其化則是欲使我宋天子不及唐一名臣耳臣以是知為君者能盡君道如堯之所以治民為臣者反不能盡臣道若舜之所以事堯矣陛下萬一不然臣言試察在朝之臣有儉

約守節如楊綰者耶朝廷既難其人則州縣之官不足
道矣臣愚願陛下憂勤日加而無已恭儉有隆而無替
庶使四方萬里日以變化而不見其迹則風俗無患乎
不革也臣又乞今人掃蕩之後明詔頒告天下宜以儉
約為尚應有官之家及士庶胥吏倡優服飾費用乞委
所司立為定制各有差等不容僭侈有不遵令者並依
違制論無似上皇時徒為虚文而不能必行則貴賤有
別而混殽僭上者無有也葢今日風俗委靡之甚若非

繩之以法則不能丕變天下之奢侈此臣所願陳者一也臣又聞唐有天下絶而復續者屢矣德宗憤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性猜忌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故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幽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公卿拜於賊廷鋒鏑集於黄屋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兇還奉宗社不失舊物至於昭宗為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

內無賢佐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非其人徒以益亂故唐之宗社遂不復振臣以是知國家顛危之際若得將相以為內外之助則社稷尚可復保若將相乏人則雖有欲治之君而無輔翼之臣寖成其亂遂至於不可支持矣方今邊釁遽起欲危社稷殆有過於奉天之難乘輿雖未播遷然生民塗地禍患並作幾不可救陛下憂勤軫念元元可謂至矣然臣竊念朝廷大臣未必人人文足以附衆武足以勝敵而可使之出將入相

也臣何以知其然耶臣竊聞金人退師之時朝廷大臣有許其割三關租稅之約以秋半為期當時可從從之不可則知其至期無報必為我患盡預起天下精兵以機而覆滅之不爾亦盡預為之防也反恰恰自如恬不為慮朝夕數奏講論不過互相詆毀爭權怙勢辯詩賦經義之得失較王氏元祐之學術設春秋之科崇講讀之職此皆太平之事非國家之急務當時孰若思患預防運籌決策殲滅強敵以振國威則無今日之禍矣逮

其秋高馬肥金人復入乃始為備則不若用智於未奔北之先臣即此知朝廷將相智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徒能脂韋苟簡旅進旅退以保爵禄可以為天下太平之臣不知當務之為急也洎其變起不識所謂絺章繪句者可施於此耶高談虛無者能畫安邊之策耶學春秋侍讀者肯奮身而死國家之難耶臣知其必無有也臣願陛下以德宗得人為戒以昭宗失人為鑑知其所以亂則我斯治矣知其所以危則我斯安矣知其

所以亡則我斯存矣陛下過此以往若能常以勵兵討賊為念無忘今日之恥無蹈覆車之轍搜羅俊彥延納虎臣兢兢業業無敢荒寧則天下豪傑皆為我用將相豈難其人哉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舉之不以次將相之才出矣故伊尹耕於有莘商湯聘之以為友太公釣於渭水文王立之以為師漢用韓信而舉軍驚笑蜀用魏延而羣臣觖望陛下特求之未切爾禮之未厚爾慎無謂天下無其人也朕或今日朝廷之

上有曹參蕭何陳平周勃王陵輩圖治於內有韓信張良周亞夫樊噲陸賈輩振威於外則敵人聞風而遠遁朝廷安枕而無虞陛下可無北顧之憂矣雖然萬一得人如漢之盛臣又恐陛下未能若高祖之用三傑也臣觀譎李綱於散籍遣聶昌於北庭則知陛下知求將相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矣此臣願陳者二也臣又聞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

戰戰必勝矣所謂道者何孫武謂人和為道是也孟子亦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黄石公亦曰得道者昌失道者亡臣觀湯以亳武王以鎬皆百里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者得道故也況方今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齒之衆反為金人踐蹂侵侮不能頡却者臣原其所自來矣蓋失夫人和之道無多助之至故也何以驗之臣聞王師之出三軍多不同心而金人反能死敵先鋒一挫則後殿解散而不前故所戰多不

克所攻多不破使其同心協力犯難忘身悉效金人之死敵則彼未必敢深入也雖然三軍之不同心者失人和也人和所以失者不能明賞罰也臣願陛下王師凱旋之日有功當封者亟封之有勞可賞者厚賞之仍於將帥之中擿其優拔其頴者倣唐之制為凌煙閣命畫史圖形於其上第其功之高下而次之又命詞臣賛美之仍乞陛下親灑宸翰重加褒美恩澤其子弟旌表其門閭使先耀於世以為榮觀如是則羣臣皆知陛下明

斷有功者見知而諉而又不吝爵賞以酧勲績異時或有驅策則人人思竭節以報矣臣愚又欲乞陛下專委監司郡守多方計會金穀於所部州縣出厚賞廣募强勇果敢之人以足軍數預備不虞緝修屯營以安其居處岀給衣糧以禦其饑寒修車馬備器械訓練於無事之時以防倉卒之變蓋諸路屯軍名存實亡較之祖宗之朝十無其四五今又起而禦戍州縣為之一空倏金人誅夷遣歸所屬則死士散徙又不知數矣臣故願陛

下以招軍為先務況所有禁軍元係保護王室為敵所
敗其數亦差減若不速募精兵以補所闕則臣恐隣國
得以窺其隙矣臣愚又欲乞陛下滅敵之後遣良將於
西北之鄙控扼敵人喉衿倣唐舊制開軍府以捍衝要
因隙地而置營田或易民田而為之復募其土著之民
强勇有力者使之屯聚携子孫而家焉析其田而耕之
每屯募兵百人與田五十頃又給粟食以為耕種之資
所收之粟悉令與之仍不輟其每月度支錢每屯以一

右職掌之因農隙而使之講武則人無不奮力矣與其蹈躁於敵人之足孰若與吾民為耕食之地敵人知其為農而不知其為兵知其能耕而不知其能戰則苟有變起屯田之兵必能家自為戰人自為敵以護其營田而力加强悍矣又乞依發屯兵以為邊備則敵人必不能來侵也此臣所願陳者三也臣又聞馬者兵之强而國之富監牧所以蕃馬也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初用太僕少卿張

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徳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議者謂漢唐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北蕃臣聞祖宗之朝亦於秦鳳諸處置坊以市馬其蕃養之法撫御之方亦盡善矣其後蔡京柄政玩弄綱紀徒崇尚安居休養之虛名而罷廢招軍買馬之急務蠧耗國用慮不能給反以市馬之貨而易珍寶玩好之物故承平既久士不知戰馬不堪用

一旦邊隙創開無以支吾中國素號甲兵之盛反不能
却北人鐵騎之勇其禍實係於蔡京三尺孺子知京之
名者亦切齒怨之雖梟首暴骨以謝天下滅族削迹以
快人意猶恐其不足也臣愚欲乞殲夷金人安撫黎元
即下詔委河北河東監司選擇近西北鄙田野平夷可
以興作牧養之地遵唐舊制創為八坊每坊以右職兩
員為監牧於隣近運漕茶貨收斂鹽酒課利以充市馬
之資仰監牧官多方收買西北良馬以多為貴蕃馬生

其地則習山川之險阻而可用仍乞重立賞罰不許受人私託買馬𢈔馬纔入境即委守邊吏具數申樞密院又令諸坊季終申奏所買到馬數復以邊吏所申之數驗之則知其馬不耗散於人間矣或監牧收權貴之私以駑駘之馬而易之則許自陳首又於其坊左右前後以官田易民田二百頃為芻秣之地又依府兵之制寓兵於農而募民耕之如是則馬盛而兵不乏矣或民苦官田遠而不願售者給時價償之無奪民田也仍乞以

此意諭於民曰國家以所廢田而養馬非奪民食也特欲捍侵侮之虞安社稷之計使汝等全生樂業無擾攘之患耳則民心欣然而從無復嗟怨矣監牧官歲令一換使無怠心賞遇之禮優於他職功勤既著蕃畜有加則别議旌酧如是則臣將見馬盛於唐西北蕃國無患乎不弱也此臣所願陳者四也臣又聞唐太宗斬張藴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决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决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

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徹樂減膳之意臣以是知司獄者生民性命之所係常刑雖不可廢恐弛民之禁而致亂然刑期於無刑則用刑者亦宜以寛平為尚涖獄者亦當以鑑察為先雖罪至於死尚當重審覆奏而慮其有失矧夫搆陷非辜而必寘之死則天氣不和地氣鬱結明為人非幽致神怒毒流天下貽禍邦家矣臣竊見比年莅獄之官贓污不廉受

人之私而誣殺良民者不可勝數奸胥猾吏從而挾勢肆為蠆毒者又紛如也或受賂而欲脫死囚則嚴拷連累之人而承之洎其奏成飲以毒藥者有之或犯强盗偽印之類獄吏即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教其牽執富民固有訟一事而羅織數百人入獄者有之或挾仇讐而遭鞭笞者有之或恃酒肆很而暴虐者有之或為人陷穽吏復賂而擠之者有之故一富人入獄則獄吏所得多者數百千少者亦不下四五十千富者重囚反輕貧

者輕囚反重其或詞人才士身在貧羸不幸罹於憲網藉手無金難以求活則雖挾伊管之術懷儀秦之辯亦無以伸其喙不過坐待其斃而已嗚呼天下司獄易地皆然聽訟者本以理民之寃爲人搆禍反受困辱抽腸擺舌於呻吟之間不至於死者幸免而已昔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豐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史稱其仁唐太宗以寛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愼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録囚徒閔死罪三百九

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臣以是知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而使德澤流於無窮也今之獄吏暴虐太甚一月之間死者十數而未止比年以來東南獄死者不知其幾千人也父子兄弟生致離散悉歸怨於國家以謂不能選賢莅官故罹此禍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日之難豈不原於怨氣所致歟臣愚欲乞陛下嚴降詔旨革絶此弊専委憲使痛懲獄吏應州

縣莅獄之官有受贓枉法而陷殺良民者並乞處斬應
獄吏挾私而陰殺人或受贓一錢以上者亦乞斬首民
受其屈而憲使不為按察者許實封投狀於觀察使仰
附遞以聞臣前書每路乞置觀察使一人蓋自古致治
之君以德化而誘民以刑法而繩吏然後能收威柄而
立治功況今衰亂之後奸生詐起其風滋甚若非嚴刑
峻法以懲獄吏則其弊未易頓革臣觀陛下詔旨則視
民如傷惟恐其失所獄吏之弊想未知耳伏願陛下俯

察臣言惻然矜閔大加恵愛速與革絶庶使無辜之民不死於獄卒之手則天下幸甚臣覩唐玄宗即位厲精政事常自選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臣以此知獄吏所以誣殺良民者守令姦贓不能奉行君上之詔令也守令所以然者吏部受賂多以庸猥之人而為之故也然則欲革其害實在陛下若能效玄宗親選守令以布州縣則民

不惟此苦矣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臣所願陳者五也臣又聞唐太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臣以是知明君賢主以仁化天下作為刑書者俾民知所避而已不幸而犯於此則無可柰何又豈切切然擠民於死地哉今天下有犯至輕之刑而不免於死者多矣誠舉其一二陛下當以生靈

為念因類而推則天下之幸也臣竊見天下租稅不均富者以兼并而致豪橫貧者以賈乏而受困苦皆緣蔡京在朝科率無度而州縣之官又復因此而斂財於巳故庶民傾囊倒廩不足以充官府之斂又復減價而鬻產甚至斂穫纔畢執契行貸富者掉臂而不顧逮其為人督債又復減租稅而求售固有買一頃之田不能承一十畝之稅者以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故產去稅存者官租無由而贍有訴於官乞為退割則吏復受賂不

為施行縱或退割未幾再為富民計議暗退還之洎其二稅不輸官吏催捕私為囚獄刼其衣食苟不如欲則羈係縲紲艱苦萬狀或時丁溽暑因被腥穢寖以成疾於是死者相枕不可以數計皆臣目擊之也有司雖知而恬不憫察憲漕雖或行空文覺察而終不能去其害嗚呼此乃產去稅存而致然也初未嘗有犯於國憲也臣愚欲乞陛下選差臺諫之臣每路遣一人巡歷州縣暫借僧寺為均稅司許百姓陳訴產去稅存者悉為均

攤得產户或有薄產而稅多者亦為量坐外餘者均之及天下富民多寄稅於有官之家以免差役亦乞立限許自陳歸正限外不自陳而為人告首者除充賞外並沒入官應有官之家以品數量坐外餘者並同編户法又臣前書所論營運錢亦乞委均稅司召集人户依實指證重為推排如後有科需仰自推排籍日為始庶幾民無怨苦之聲或吏受賂而均稅不當者亦許人陳訴仍均稅之後有過割稅租者要到官親入認狀庶免暗

坐之弊如是則租稅均而輸納易無辜而被囚者無有
矣臣又嘗忿天下之民爲螻蟻之寇鼠竊狗盜即妄訴
於官以爲强刼或失火而焫其廬舍則挾讐敵而訟人
以爲放火有司不復體察即行根捉巡捕官希覬爵賞
不究虚實擒捕無辜囚於狴犴又委獄吏痛加鞭笞勒
其必承訟是而死於獄者多矣或以案成慮有後言貪
其賞而飲毒以殺者有之或不與之食而餓死者有之
故州縣巡捕之官殺良民而取爵禄者恬不知耻至有

監司郡守因民陳訴而發擿者又受廵捕官賄賂而罷議此亦臣親覩之也臣愚欲乞陛下督責憲使常切覺察廵捕官復循前軌獄殺良民妄冒功賞者即與先斬後奏葢今日之弊當以嚴致平而不可以寛守之也臣所論二事皆民間屈抑之大者雖斬妄冒之人首領未足以償天下之憤安有仁君在上而肯殺無辜之民耶堯舜禹湯忍為此耶羣臣知此而不告則不識待陛下作何主耶此臣所願陳者六也臣又聞漢高祖初定天

下躬神武之材行寛仁之政總覽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兼收並蓄所以長有社稷也臣竊聞比者朝廷得爪牙之將領熊羆之士掃蕩邊塵捷音屢報於天闕臣於是喜而不寐然臣伏願陛下明鑑高祖之用人使文武相配共圖治功則萬世永賴臣愚欲乞國家優於武學廣收虎臣其法與太學等無復似上皇時徒為文備不求實效伏乞陛下明詔諸路有知兵書習武藝善謀

斷籌畫通達古今縱横辯論者並許自陳所屬發遣詣武學補試仍乞立法各因其長而收之無拘律也又乞依三舍之法而升黜之月書季考擢其才能者而官之臣將見號飛將軍而稱智囊者多多益辦矣臣又聞以蝸蚓之餌而垂海者不足以得吞舟之魚則道足以梃儒林德足以拔流俗廣聞强記而恥為章句儒雄才大畧而不就科目選者有之臣愚又欲乞國家設德望科仰諸路有鄉閭孝友信義廉恥通經史有智謀者許縣

薦之州州試其所通之學而薦於省每三年令一州舉一人仍乞重立法禁絶權貴交結私舉之弊無似頃時舉孝行之人固有廬墓而生子者亦有不從父母之命者如是則徒以德望之科為仕路捷徑而人材無益於國家其有州縣所薦至之人伏乞陛下親策於庭問以古今考以時務試以才斷有卓然不羣者拔而用之則有德有行多聞廣見者藹然出矣臣又竊覩豪傑之士亦多結髮憎俗忍饑讀書若九經庫若五總龜十吏泚

筆而待千言占口而成者有之然不羈之才高世之俊非其大科不足以搜羅天下英賢臣又欲乞依祖宗舊法設賢良方正科許有官君子及布衣之士同試其黜陟自有成法陛下但舉而行之臣將見豪傑之士于于然而來矣臣又嘗議詩賦經義二者皆有弊彫篆相夸組繪相侈尚以誇世而取寵不適於實用者詩賦之弊也幼童而守一經白首而後能言說堯典二字而有十餘萬言荒唐虛無不務根本者經義之弊也以臣觀今

日文章之弊而不足以得人則孰若去經義而取詩賦蓋自舍法之行學者專守一經而不該古今務為黄老之虛詞不究經史之實録至於歴世興亡治亂例以為祭終之芻狗雨後之土龍而畧不經意其所以釣爵位而取榮耀者不過盜竊古人緒餘置齒牙間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較一日之長以歆艷有司耳目而已故平昔無經笥之譽一日有瓦注之巧者紛如也問之以前世興亡則茫然失措而面頸發赤甚至身處班列而

朝廷舊章不能知者蓋彼之所蘊既不厚則發為文章必不汪博所識既不廣則處之事變必無特操故自草科以來朝廷大臣抗節不回忠言謇謇赫然與秋霜烈日爭嚴者幾希詞學兼茂使後進仰之猶泰山北斗者幾希奮不顧身肯死國難者幾希沾沾小人奴顔婢膝炙手權門以求速達者滿眼皆是自去年春金人來侵朝廷之上肯奮身而與國同難者惟李綱聶昌兩人而已其次范訥輩而已至於耿南仲吳敏李邦彦之流徒

能敗我國事智謀何足取哉金人再起聖詔懇切搜求
忠義臣以布韋之賤不食國家寸祿尚能懷忠感憤欲
効柏者乞天子一節持入北廷掉舌下之願殺身以安社
稷惜共州府未能發奏故使臣忠義之氣無由一吐至
於以經義取高第而享爵祿者反視國家之難如越人
視秦人肥瘠而不加喜戚於其中甚者差以運漕尚且
畏憚而不前規規為全身計況肯當鋒鏑以立忠誼耶
臣以是知敵人為害而未能風驅電掃者雖本於腊韋

輩不足以立大事抑亦經義科非所以得豪傑之才故也臣觀祖宗朝以詩賦而取士則士無一經之專貫綜墳典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往古之存亡用兵之得失行事之成敗雖夢寐亦能記録況其醖藉瑰偉則英風鋭氣無施不可故鎮撫國家則有司馬光寇準丁謂韓琦輩肅清邊境則有王韶鍾傳舒亶种諤輩决策運謀則范仲淹章惇富弼吕惠卿之流是也抗章直諫則唐介包拯董敦逸鄒浩之流是也歐陽修及宋郊兄弟

則功業之外職於修史者也楊億王安石父子則政事之餘長於經術者也石曼卿梅堯臣之徒則詩高於天下黃庭堅蘇軾則文冠於古今得人之盛未易縷數然其間文足以拔英躔而驚翰苑武足以奉王命而挫敵威持鯁諤之節而敢言奮忠直之志而犯難章章不可掩者亦不下數百輩求其所以致之者特詩賦之科而已蓋學詩賦者可以兼經義而得之至其專於經義則其所學必不廣矣今之學者必曰我能窮理盡性觀祖宗

時文章理何嘗不窮性何嘗不盡況此特可為畫餅之虛名而不可以為經邦之實用則二者優劣較然明矣臣竊聞朝臣有好為虛無之言者曰唐以詩賦取士而明皇幸蜀者何也臣以是知其特欲明一己之私見而外天下之公議不過爭權怙勢互相詆毀不為社稷計也殊不知明皇再清內難開元之初幾致太平海內富庶四夷咸賔浸浸貞觀之風者蓋以詩賦而得人耳迨其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臣浸疎讒諛並進溺於

游燕耽於酒色以李林甫楊國忠為輔佐以安祿山哥舒翰為爪牙病生於心腹而不知禍起於蕭墻而罔覺一旦豺狼為患尚且心醉宜乎有播遷之難然則明皇幸蜀者乃以其不能用剛正之人而近讒諛之賊故罹此禍豈詩賦之罪哉臣知為此語者特腐儒不通變耳特背公而營私耳臣愚欲乞陛下速降詔旨革經義科許天下之士習詩賦以應選仍所問之策禁絕虛無惟求古今成敗可以為後世鑑者及通於時務而有謀斷

者則臣將見得人之盛又復如祖宗之朝而致治之美高邁於熙寧之初矣陛下若能奮發睿斷用臣之策則武學足以得虎臣德望足以搜遺逸制科設而不世之才出矣經義革而博學之士至矣朝廷乏人臣未之信也陛下今日縱為權臣詆毀而不用其策然他時經義不足以得偉才亦未免用臣計也與其追用於已事孰若決行於未然幸願陛下裁之然科舉之法又有大不公者臣亦為陛下縷陳之蓋比年科舉多為富兒貴族

於詔旨未下之日預以金帛交結出身之官又復賂監司必差此官以赴本州考試固有得門目宗旨以歸募文士而預為之者有得成篇以歸俟入場而寫之者有得一古字三場通用為點記者有與主文故舊以平昔所講之題而問之者有主文受其賂自斬決得復賂才能之人而成其文庶使不辱於選者甚至考官之來有求見於道周旋邸者有受燕於舉子之家者有携侠客而來陰求賂賄者其所差彌封謄録之人又多受豪强

之賂預錄才能之士姓名與之慮其軋已於無人處陰為之記或復尋而薙者有之或投於井者有之或節其文詞使讀之無叙者有之彌封謄録官又徒備員而不覺察故空號禮闈之嚴有司以歌酒自適殊不以考較為慮洎其及期則除私取之外不過收拾文理合己意者足其額而已故前期十日而其名已達於外者有之臣嘗求中程式之文而讀之其間未必皆無病也或昧於古今而以漢為唐者或不通經旨而誤引證者或全

錄前輩時文者或使故事而誤其姓名者或以神祖而為祖考者綴緝不根之語而不荅所問者色色有之致有士人指考官受賂之汚擿舉子謬中之失而訟於有司則上下互相掩覆不為體究故與其選者人不以為榮或素不知經而識字有數者有之或能誦時文而不知經史者有之或塵垢齷齪而言語無味者有之或居沽博奕輩而誤墨成蠅者有之此皆緣賄賂不公考較無術故也嗚呼祖宗科舉之法本欲網羅俊彦其弊至

此不識得若輩可與圖治耶至於孤寒之士棲遲於道藝之域休息乎編籍之囿博覽强記好古有素談經可以重席下筆幾於有神者反以空囊敗槖無爲先容遂爾擯斥者紛紛籍籍甚至有知其必不與選不能與羣輩較短量長於是逌戢高卧而不就試者有之此非科舉之法不公也有司受賂之弊也亦以經義多荒唐之語而能爲空文者一人而兼數人故也故凡士人將就試則預採時文膾炙人口者以經意分排門類每一門撰

義數道俟其入場即以所問之題而參合辭意相類者依本謄録謂之迎題或預料有司所問之題而譔成全篇至有五篇皆備略不措意者况此革科以來每一義題兩學前後傳寫不啻數十篇者有之其辭意不出乎此有識之士不欲襲蹈其迹或穿鑿而為曲說後進無識者或全録而不更一字有司亦不能悉究至於糊名一判則濫進者悉皆與榜信乎經義不足以得人也若選以詩賦則前弊皆可革葢詩賦不可預成縱可料題

而為之亦不過得其事實而已其聲律逆順非敢苟也如是則彼方為己猶且不贍何暇及他人哉臣愚欲乞陛下察臣所陳垂憫孤寒之士無負其稽古之勤嚴降詔旨痛懲此弊應今後科舉有考試官受賂挾勢而私取人者許士人陳訴監司考覈得實者悉同受枉法贓坐罪仍禮闈取士一切法度乞行嚴密無襲前弊如是則孤寒者得以進身矣此臣所願陳者七也臣竊觀天下所以入於衰亂者皆浴冗食之民衆而無補之費多

故國用乏而軍儲不給也臣愚欲乞陛下明斷一切冗食而無補者悉行罷廢以充軍餉則養兵有糧而無匱乏之患矣臣竊見上皇為奸臣誤國壞亂綱紀漸次陵遲欲去前非尚賴陛下振而起之革而新之則功業昭著而規模宏遠矣若規規於仍舊貫而不能因革損益則天下何望於陛下上皇何急於禪位也蓋上皇所以下罪己之詔而禪大寶於陛下者亦知其為奸臣誤謀法度隳廢無以支持誠欲陛下為振其頹綱而已或謂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為孝者又乃儒臣不知權變之言也臣謂方今法度有不便於民不利於國者當一切更張之正孟子所謂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是也臣所謂冗食而無補者何也臣觀天下神霄宫實國之大蠹此亦蔡京王黼誘致奸黨共以妖術欺君罔上故創此宫脩飾華嚴所費不貲四時祭醮又蠹國用謂之知宫者不過挾勢欺民竊財養婦飲酒茹葷不修身撿持崇道之勢而動欲與士大夫為等伍肆為奸

贓陷於憲網者有之求其精虔祝壽者蔑如也謂之冗食而無補信其然乎況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之歸者本一也今立兩君於宮中者其意安在哉此蔡京欲為王莽之簒故陰令林靈素以妖言化上皇而為之其意欲為分天下之讖也又況天子所都者大梁四海九州莫不賓貢於此今遍滿中外州縣皆立王宮是亦蔡京欲兆各據有一方之讖也祖宗之朝肯為此乎祖宗之臣肯勸勉君父而為此乎然則今日所以亂者未必

不兆於此也臣願陛下速降詔旨悉與罷去所有知宮道衆各令還元觀仍給還其宮與元住僧改正寺額所有儀像乞移於玉皇殿配享此亦臣慮陛下不欲毁去恐傷父子之仁故也然上皇英斷能以理推今日之難如此欲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則豈宜以一已而妨天下之大計哉此特土偶人耳毁之無毁乎上皇之盛德而足以成陛下之大功則毁之亦無害也所有神霄宮田多者五十頃少者不下十頃所養之衆不過十數人

而已況不能與國家之緩急徒使之斂財於已以為私計臣愚欲乞陛下悉委守令拘收其田立課召民承佃所納稅租及宫中見存養之糧悉充兵儲又籍沒天下宫中供器亦可以為養軍之用實良策也臣又觀天下應僧寺多田者或至百頃而養僧不逾百員者有之故凡諸路大禪剎多者為奸猾之僧賂賄監司郡守而求住持酣酒嗜肉而不為梵修者有之營私尅財而不養僧衆者有之狂獮優倡而不修戒行者有之故每住一

剎則斂國家之常住以為親戚之私藏者比比皆是臣愚欲乞陛下詔諸路専委守令應律寺則契勘見存僧行數目禪剎則契勘逐年所養僧行數目並與量數支給口食田外餘者並沒入官所有稅租即量坐之其田亦募民耕以所納租為軍儲與其為猾僧計會之餘則孰若為養兵供餽之費所有道觀亦乞依此法仍天下諸州國忌齋錢欲乞罷之國忌日令禪剎自備齋食則計天下一歲之所省亦不輕矣願陛下無猶豫也臣又

聞禄者所以代其耕也方今有官君子養之既有常禄
其所任之處又或有職田之俸君人者一視而同仁則
均有之可也今又或有或無而不均或多或寡而不一
臣為陛下今日計莫若下詔應有職田處悉皆罷支所
納租米乞充軍儲陛下能用臣三計則倉廩實府庫充
招軍雖衆無患乎乏糧矣此臣所願陳者八也臣又聞
君以兼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專巳者孤拒
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是故立敢諫之鼓置誹謗

之木開言者之路來天下之策此堯舜禹湯所以昌也比干剖心箕子為奴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此桀紂幽厲所以亡也臺諫雖卑實可與宰相等何則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發擿有過百僚震恐莫敢為非義者實有賴於此盖御史臺為朝廷之綱紀臺諫正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理矣臣聞頃者蔡京專權懼人議巳之失欲掩上皇之聽於是所舉擢而進之者多其死黨阿諛順旨共成姧惡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禄為智諫

官久虛而不除臺官取庸以充位故苛吏縣役民失農桑之時獄官深刻民受誣殺之辜守令奸贓殘民害民滋甚而朝廷大臣方且愚弄綱紀有同兒戲隂懷叛逆欲分天下而有之無肯為上皇言者浸淫日久遂至大亂幸賴祖宗之靈六賊奸計屢敗未至簒國而已嗚呼臣聞去年春金人初起邊臣告急奏章累至蔡京父子匿而不達乃收拾金寶密自為備在朝大臣亦皆作去計畧無一分捍禦之意直至强敵漸逼乃始奏聞此臣

得之於陳東書也臣始讀之不覺掩卷浩嘆國家何負於大臣乃爾耶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豈虚言哉既而忿氣拂膺恨不能仗劒悉剖諸大臣肝膽而食之未足以快臣心也臣亦知其所自來矣蓋本於不能擢臺諫之臣使常言天下之得失故至此耳尋後竊聞陛下優選忠誼之士以任臺諫之職臣未知黎民赤子之幸也於是洗心傾耳以俟其言天下之大利害試以觀國家之得人想望風采為日久矣今得其言不過紛紜細

碎未有大過人者又豈太平而全無可言耶抑亦持祿保位而不肯言耶畏罪諱而不敢言耶為權臣抑塞而不得言耶若謂太平而無可言則干戈正此紛擾蠻夷尚未賓從政事風俗浸巳不振祖宗法度廢而未舉四海俱無歡聲萬民悉有憂色天子未必皆善大臣豈能無過非可謂之太平也若欲保位持祿而不肯言則未得位者當修其辭既居其位者當死其官如其為身謀盍亦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乎豈可以為一巳之私

而縻天下之大計耶若謂畏罪謫而不敢言則明主不惡切直以博覲忠言不避重誅以直諫折檻而呼願得從龍逄比干於地下游者果何人哉身在諫職則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矣豈宜畏罪謫而緘口耶若謂權臣抑塞而不得言則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置笏於地而求退者能使上斂容而謝者其誰歟言路既塞則高飛遠舉為赤松游可也不然則嬰逆鱗而干斧鉞之誅可也何苦畏權臣不敢直諫

共臺諫之臣知此而不言則是負陛下也不識今日之所謂諫臣者果有面折庭諍如王陵者乎有守節死義如汲黯者乎有刎血汗車輪者歟有出行避驄馬者歟臣知其必無有也蓋天下之士多能載於空言不能見於行事往往在布衣時則能忠言直諫雖犯主之顏色而不辭及其處之以諫諍之職則保位持祿殆有過於阿諛者矣嗚呼此輩何足笑哉使臣見之當唾其面而大辱之臣願陛下優選直臣以任此職今朝廷之上謫

籍之中布衣之列豈無其人耶陛下第明鑑而博採之又乞立法應擢臺諫官雖宰相遴選陛下必親策於庭試以十事五事評往古之成敗以觀其所學五事問權臣之得失於以審其敢言如是則可以得人矣若復以柔顔軟語妾婦相者為比則臣將見大臣擅權綱紀大壊又甚於前日矣臣聞吕元膺出為同州刺史及中謝德宗問其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謂宰相曰元膺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

如何李藩裴損賀曰陛下納諫超越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請留元膺給事左右臣以是知德宗所以能懲艾奉天之難而復治者蓋能廣求諫諍之臣而已雖一人之直尚不遺棄必置之左右而不使外任臣愚欲乞陛下每用諫臣悉以古為法大臣朝見議政事臺諫官得隨進與聞仍許臺官退而辯論可否以陳之或三月而不進諫者罷之又乞陛下親灑宸翰榜於朝堂昭告臺諫各宜以忠誼自立應天下之利害朝臣之善惡政令

之僻違紀綱之當否數陳彈奏不宜隱情庶使嵌岩遺逸之士知朝廷有從諫如流之美於是戚戚然動其心莪莪然纓其冠而來游於闕下願進其謀謨以致君於堯舜納俗於成康矣此臣所願陳者九也臣又聞上言之以為命下稟之以為令故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者皆欲以盡臣子之禮而無敢怠慢也嗚呼士之委身而為臣者雖遣之赴湯火冒矢石亦犯難而竭節況夫宣布詔令以告於民其用心不勞而用力不竭者其忍違上

之命耶臣竊見比年以來州縣之官施為不法以受賂
營私為良圖以奉詔卹民為餘事朝夕所以念念不過
燕游而已酒色而已財帛而已為子孫計而已曷嘗以
理民為務哉至於國家頒詔本欲使天下士庶悉體聖
意以布德化奈何守令非人略不奉行者有之甚至其
言微有波及於州縣之官則匿而不示遂使天子德意
無由下達故人心携貳事懼艱苦又歸怨於上蓋頑民
悍俗不知天子本有恤民之深意而守令不能奉行徒

為殘賊耳欺君罔上莫此為甚臣觀陛下即位以來寛大之詔屢下然州縣官吏前弊未革亦不過排之屋壁徒為文具而已初未嘗見其遵行也今夫周官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於木鐸葢將以禁人則宜使之皆知不使之皆知及犯令而刑之則是罔民矣然則先王號令必使家喻而户曉之故曰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臣竊觀方今詔旨之下則所知者惟官吏而已或詔下逾年而民未及見者何其風

俗衰薄不足以望古耶此非國家之罪郡縣無良吏致然也臣又觀之抗勑命者多矣特上下相蔽而無肯發擿耳臣愚欲乞陛下痛責守令應詔書到日即須於庭以示百姓仍不問緩急悉令於要鬧之地書壁曉諭庶使有目有趾者皆得以仰觀聖詔之懇切而知天子有軫恤之勤則人人思奮忠誼矣仍乞督責守令應朝廷有改更常憲禁絕民害即令施行無致稽緩或尚循襲舊風有違御筆者即與除名勒停如是則詔旨無患乎

不宜布民情無由而不說服矣此臣所願陳者十也臣所進三書條陳當世利害三十餘事實為切要然其間觸權臣者有之忤天聽者有之或結怨於富貴之門或貽怒於臺諫之官臣非不知李雲以草茅之士露布上書遂至誅死然臣區區不避於此而敢抗直言者實願以身而安天下也臣初則欲乞朝廷以一介之使遣臣奉咫尺之書說金主而使之內附臣當時若有此行亦必烹於鼎鑊既而此志不遂今日敢以三書干瀆宸聰者

臣知天下大利害皆備載於此而無少遺使其言得達於陛下而萬民受賜則臣雖死於朝不辭也臣願陛下明斷必用臣計則非徒朝廷安天下之民舉安萬一權臣嫉忌指臣為狂生則望陛下集朝臣而問之試臨御樓呼行道之人問之名京城者老而問之必謂臣之計為可行而大臣之言為忌進也昔蘇世長進諫至切唐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臣今日亦請以此語為陛下獻陛下用臣

之計則賜臣以死則臣死有光輝含笑入地無恨也若不用臣之計而免其罪則臣非所願葢臣以寡援之身必死於他人之手矣史有之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臣雖微賤能鯁峭而敢言朝廷有直臣則天下太平矣果辱陛下恕其狂妄則臣尚有骨鯁之言當進天聰豈不能裨補國家萬一幸陛下裁之臣無任瞻天望聖俯伏待罪之至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歐陽修撰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歐陽修撰集卷五四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金　持

歐陽修撰集卷四

宋 歐陽澈 撰

飄然集上

醉中食鱠歌

君不見秋風未發鱸正肥張翰思歸心欲飛又不見田文有客歌彈鋏為歎無魚聲激烈水晶細鱠落金盤須信江南味中絕山谷曾名醒酒氷一筯未嘗延俗客助

盤橙橘薦甘酸入口瓊瑤碎牙頰扶起嵇康頽玉山滌
破樂天醉吟魄烹龍炮鳳未云珍策勲終是愧霜鱗江
湖散人興不淺爲羨此品常垂綸有時舉竿獲錦鯉玉
屑花中拚爛醉笑他大嚼市塵流浪説屠門能快意靈
運池中蓄頗多揚鬐鼓鬛戲清波知我平生嗜此癖霜
刀細縷紅玉搓典衣沽酒試轟飲纈紋入面春風和男
兒大抵皆忼慨功名未必常蹉跎醉來擊劍歌白雪閒
愁萬斛俱消磨杯盤雖冷落風月輸吟哦逸氣射斗牛

無人識太阿俗態翻雲仍覆雨世情炙手擾張羅丈夫富貴當自致恥傍權門効女蘿雄圖自許羞俯仰請看毫端食鱠歌

七夕後一日寄陳巨濟 并引

去年七夕待試臨川二三友從遊於巽溪閣江山氣象如在氷壺玉鑑中汝川勝槩一日而盡酒酣發興視脫塵埃如棄敝屣舒箋點翰争賦新詩以攄逸氣今年七夕憂患沮喪胸臆結約强追談笑會諸友飲

於邃軒眼對景物約畧昔時緬懷舊事愴然驚怛黎明欲遣人問巨濟動静戲作古詩以供捧腹

高樓昨夜西風轉耿耿銀河雲葉卷擎空皎月弄嬋娟領畧溪山堪指點秋光次第磨青銅一味清凉襲庭院遥知天外鵲橋成織女牛郎會佳燕凭高飜憶鳳樓人慇懃乞巧陳芳奠可堪目斷心旌揺砌成幽恨無人展促樽欣得莫逆交脉脉閒愁憑理遣清狂舉白話平生午夜香燃残寳篆凄凉此際憶年時爛漫瓊樓興不淺

重遊寥陽洞有感

尋真曾到寥陽殿小立廊腰花影轉飛瓊仙子下瑶臺綽約雲鬟眼波剪水沈烟斷一簾秋醉睡海棠紅玉軟武陵歸去探年華揚州一夢烟波遠重來風物恰依然愛日融融烟素卷洞門寂歷鎖長春異木槎枒揷天半霞衣冉冉媚東風緑鎖窻前重識面酒酣春筭理琵琶曲終依約含幽怨人間名利幾時休馬行不駐空留戀桃花流水古猶今回首碧雲人不見

和答德秀長句

摩雲標格儒林秀濯濯美如春月柳毫顛文陣轟雷槌字勢龍蛇翻夭矯才名藉甚燭景星卓然可獨尊南斗締交雲路許攀鱗談我諄諄不離口層樓長記聳詩肩吟苦任渠嘲太瘦驚人險語骨毛寒元白危壇俱壓倒讀之真恐化雄虹按劍徘徊方敢造六丁收拾富巾箱貪夫探得人間寶暗中輕擲道塗人相視誰論瓊玖報强搜斐句荅慇懃當恕人才有能否

古詩寄游良臣兼簡陳國鎮

虀鹽興淺知無策謝絕歸來事清白亂絲心緒尚紛如時對風簷獨捫虱會雖稽古補前愆赤水遺珠不難索仰公學問又日新磨礱幸偶謫仙人遥知議論到佳處眉間喜氣常津津我慚蹤跡浪萍梗欲親棐几嗟因循飛奴寥落絕問幅渴心依約生埃塵以膠投漆貴耐久回光借燭期知貧情均骨肉非有素白玉琢成心始固莫學紛紛輕薄兒世情翻覆成雲雨登雲依舊高嵯峨

指掌江山勝槩多佳眠風物未入夢疑泛靈槎游絳河
竭來乘興須一往飛觴爛醉横秋波膺門况有金閨彦
筆驅麗景森吟哦悠悠此志遂何日款段相期踏雪過

良臣會飲於仙莊話次頗聞俗子譏訶次前韻

鴟夷載酒神仙宅面作縐紋擠眷白飲餘指掌話平生
冷笑濡需同豕虱昆山片玉本無瑕洗垢瘢痕任人索
此中空洞貯天真何止容卿數百人但見婁公容唾面

自解兼呈國鎮

未應子路不知津會逢博物為鑒拔太阿拂拭寧因循
男兒强項不易屈剪剪羞他拜望塵席門車轍多長者
雖不事事非長貧意詳文贍諸儒慕紛紛誰復師班固
膏唇澤舌獵英華立涸宛如溝澮雨纓冠門下謾戔戔
魯國真儒自不多何時解榻揮金椀陶然爛醉奚落河
清狂浪語文字飲不須羅襪襯凌波芙蓉仙人酒量闊
况有詩客相吟哦迎賓掃雪尚如何乗興扁舟須一過

遊岐原有感

秋光淡薄磨青銅舞風霜葉魚腮紅鷄𤓰岑寂興不淺結客揩節扣梵宫聨翻步躡狐烟際隴上凄凉一笛風穿雲裂石聲滿谷驚飛雁陣横晴空高僧擁衲卧雲久諸方勘破心玲瓏我來叅户據禪榻堂堂標格對總公旋烹氷液破我悶澆腸七椀追盧仝水沈烟斷香透頂津津喜氣生眉峯傳品真隱已先去誰與壯浪吟争雄朱絃縱事奏流水俚耳知音亦罕逢不禁風物撩詩眼强作險語慙非工安得湯休占此景碧雲之句當奇鋒

會沽村酒行蓮社忘歸一任夕陽舂

送吳教授古詩

公不見先朝謫仙李太白晦迹嵩山號詩客奇禽就掌食無猜藉藉雄名振京國四明狂客素憐才觧龜換酒稱奇特白衣從此步花磚秀拔儒林人所則煌煌文焰萬丈長散落人間伴明月又不見昌黎巨儒韓退之天才頴脫囊中錐反刓刻僞格以正取心注手了無疑横經太學明師道質疑辨惑為著龜一言曲盡教育術業

精於勤荒於嬉赫然千載譽愈尊太山北斗誰敢欺二
公才德冠天下青史褒名卓難亞讀之每恨世不同操
篹無由漸德化延陵先生當盛時卓犖英姿獨繼之萬
言倚馬亦何待睥睨謫仙當並馳舐排異端志不拔真
欲礪行參昌黎筆端綺靡追造化胷中浩氣蟠蛟螭壯
年唾手拾高第錦綉文章喧帝里飄飄意氣凌碧雲回
視塵蹤如脫屣龍墀承命來臨川絳帳談經歷數年微
言奥義潛啟發殘膏賸馥多流傳摳衣幸與諸生列飫

聽緒言疑已決自嗟管見如醯雞若非先生覆難徹惜
哉虛往未實歸洗心方擬叩精微夫何瓜代忽爾至征
航欲觧歸王畿秋風未晚蓮吐香蓴美鱸肥正好嘗行
矣景物供吟興剩摘佳篇投錦囊風月翰林能繼踵此
去禁庭當擢用傳聞紅葉滿階前久俟高才能吟諷文
章吏部既摩肩聲聞行當冠日邊願為霖雨蘇民望庶
使螭頭壓衆賢鯫生荷德誠非淺別拜誰能無眷戀惟
蘄爵過二唐賢乃副承恩多士願

夢仙謡 并引

良臣拉僕醉於臨川異溪閣江山勝槩一目殆盡滿飲巨觴惟恐告竭酒酣興發倡狂不知所如往爛遊花柳適有奇遇洒然非塵土之境醒而思之恍如夢覺噫浮生荏苒特一夢耳而於夢之中適有好夢焉豈容於默默作夢仙謡以紀其盛事云知其夢者按汝鳳藻以繼韻否

寥陽洞口風烟好枯木槎牙撐雲島重重金鎖遶嬋娟

滿地落花常不埽蕭郎聞說已乘鸞空餘九轉燒丹竈烟霞截斷絕非塵凡夫蹤跡無由到高陽有客携佳侶訪異尋幽豁襟抱瓊樓飲散恣歡遊誤入蓬壺如夢覺雲關初叩閒無人松梢鶴唳如鶯報須臾奓户迎者誰呉宮女兒面凝脂指點蘭堂篆烟裊珠箔玲瓏窣地垂高擎翠袖輕輕捲半露妖嬈素蓮臉嫣然一笑啟檀唇喚我躋堂語聲軟相隨環坐一軒秋旋列杯盤供雅宴倚風仙蘂似有情競吐芳苞噴香遠朝雲一段下陽臺

綽約標容塵世鮮黛眉輕拂遠山青明眸斜盼秋波剪
蘭柔柳弱不禁風睡起芙蓉香體顫櫻桃緩啟歌貫珠
夕陽花外流鶯囀曲終低語愈含情自訴芳心猶未展
苞藏惟恐泄真香尋常嬌怯羞鶯燕為憐坐客俱多才
掙羞試許求相見嫣然若有惜花情願丐錦章鐫琬琰
温柔恵性巳無雙更聽斯言真絶艷放懷卷白不暫停
酷嫌鸚鵡杯中淺醉玉頹山卧綺窻秋水一床疑角簟
悠颺好夢入巫峯洩洩融融與正濃遽然驚覺一何有

點綴餘霞散眼封依約餘香雖滿袂行雲縹緲已無蹤
壺中天地古來有默想風物遥應同我聞劉阮曾迷路
武陵邂逅如花女靈丹咀嚼頓輕身脫洗紅塵已仙去
又聞仙去有蕭防曾耦雙成飲玉漿一朝誤入華陽洞
于飛終許學鸞凰仙凡異境無憑據每笑前聞但虛語
豈意親逢事偶符始信人間有奇遇歸來燈火欲黃昏
隱几無聊暗追慕濡毫試作夢仙謡端欲夢魂重默想

朝宗以詩見贈叙從遊之樂廣其意作古詩謝

之並簡敦仁德秀

延陵有偉人遺我錦繡篇粲粲蕩醉眼的的爭春妍卷阿細考覈字字皆青錢知公太瘦生苦吟希閬仙丹煅復精鍊落紙人爭傳亦常慕坡翁汗漫如湧泉有時醉風月健筆揮雲烟冷飲味古昔詩話珍盈編嗤點寓深旨讀之心灑然公才本瑰瑋那復加雕鐫恥與俗吏偶杜門宗聖賢豈意闒茸輩辱公倒屣延傾盖頓忘形披霧呈青天襟懷未易測醉中頗逃禪間亦不自揣效顰

西子前騂騮超逸足駑駘烏能先但欲偷格律引玉時
抛磚每荷不鄙斥珠璣貽我徧樽酒結詩社卓犖俱樊
川風流王世子遠柏貞曜肩食虀腸亦苦志操不少遷
季子金閨彦髙吟常醉眠四明有狂客解龜須見憐偉
我三二友才名足聨翩休歌岀無車休詠寒無氊得錢
即相覔爛醉清平年排悶强裁句擺脫塵中緣風雲會
遇自有日驪珠不到終沈淵公不見新豐旅人時未偶
鳶肩沽酒澆塵垢謀猷一旦重朝廷始信男兒暫奔走

讀揭伯徵舊詩軸

劒氣光芒射斗牛劒池風物占清幽天教間出英雄士人獨推尊翰墨流幾為詩魔生太瘦常因清聖肆狂遊高吟逸軸成何事可惜昇平漫白頭

寄周居安

周郎辭氣帶烟霞凛凛秋霜嚼齒牙麈尾動思談吐屑筆頭遥想夢生花三年幸獲從遊欵一别那知歲月賒遠辱飛奴傳翰墨顔筋柳骨儼秋蛇

秋試下即事有感寄國鎮

籬角金英噴異香杜門岑絶獨持觴風掀脱葉橫斜舞雲襯平林淺淡黄塞管有情増哽噎野花無緒伴凄凉不禁景物撩秋眼剰與新篇付錦囊

戲促朝宗酒約

雨收雲海湧金盆簾捲香絲破篆紋雙陸無心酬白璧十千有約醉紅裙哦詩誤許聯師服載酒直當過子雲待遣秋娘呈妙舞春衫已把水沈薫

朝宗和復次韻荅之

酷愛傾銀注瓦盆醉眠斮簟展波紋尋春倦躍青驄馬訪異同拖白練裙謾記鸞牋塵几格要看象管埽烟雲錦囊拾得詩無數一炷沈烟透甲薰

約吳公美裴季騄同赴會次前韻

伊誰汲井旋埋盆喜見荷錢點浪紋小立不妨人觧佩閒眠應有客書裙未饒靈運吟春草端憶長庚醉暮雲顧我從容尚無躁韓公何惜為三薰

春日書事

寂寂園林照日遲花梢經雨漫臙脂輕烟薄縠籠深塢細草長茵襯小池暖力著人添醉聖韶華入眼逼詩脾賞心不惜千金價冷笑閒閻數米炊

春霽

繡出園林霽色新長郊芳草緑無垠日籠瑞氣輕浮幌風掠花芬暗襲人蝶慕竊香爭趁暖鶯思求友競啼春試將何物澆詩膽活火調湯濺玉塵

臨溪弱柳

柳夭嬌黄暖律催臨溪約畧笑殘梅鴨頭春水回環緑龜甲屏山掩映開媚日依依籠霧閣揺風裊裊拂烟桅柔絲恨不同攀折獨立江臯首重回

過般若寺納凉

火雲亭午欲燒空避暑聨翩過梵宫磬韻喚回蝴蝶夢巾紗立破芰荷風竹林道容欲長往河朔高人興未窮誰似湯休能處病索詩吟笑慰相逢

原上晚步聞笛有感

一笛誰橫透晚空傷懷真作鳥窺籠觧龜換酒無知巳拾穗行歌喜屢豐沐雨秋山遮眼碧舞風霜葉點溪紅老農植杖來相問藉草高談夕照中

遣興示子賢

安貧萬事秖隨緣羞澁囊空乏一錢濁酒難賒應有恨焦琴屢典巳無絃飯盂抄雪唯求飽茗盌翻濤喜自煎錦里先生有詩卷破愁時誦兩三篇

傅岊居士挽詞

夢寐江湖僅十年桑榆投老遁林泉知人襟抱藏英鑑
奇我風標喚謫仙妙論粲花今已矣遺編戛玉尚依然
桐焦里巷知音少幾對雲齋欲斷絃

遊盤龍涉傅岊有感簡朝宗

招提清曠蝎來游潑墨嵐光眼界幽黄絹碑亡思子禮
碧雲詩好憶湯休風簷目送書空鴈烟塢愁聞喚雨鳩
銷鑠睡魔澆茗盌矮牕拾得一簷秋

陳欽若時寓盤龍作詩寄之因紀吟咏之美

凜凜冰霜嚼齒牙沈沈清夜詠簷花摩雲氣逸千星斗落紙詞妍帶綺霞醉埽麝煤奔渴驥困紓象管引秋蛇擬尋紅樹賡詩社却日揮戈不許斜

良臣聚飲梅仙莊和多字韻

牛羊茁處綠駢羅幾載鴟夷得趣多麈尾談清爭嚼麝筆頭草小換籠鵝杯行自鄙紅裙飲詠罷人傳白雪歌採摘溪山憑句法倚風拾得只長哦

讀傳嵒居士舊詩軸有感

黄鶴凌雲不可尋遺音流落感人心朱顔緑鬢留難駐明月清風古到今韞櫝有時驚下璞絶絃無地置牙琴傳嵒蕭瑟傷心處一局文楸鎖竹林

諸友乘興拉謁吳朝宗因次韻

扁舟乘興叩寒門閉戶先生不讓孫白雪郢人親到耳青天廣客迥披雲吟行牛渚裁佳句坐對雞牕嗜古文淡泊交情俱耐久幾多瀟洒寄琴樽

朝宗見和復次韻謝之

拾得佳篇李賀門鸞箋重録教諸孫清于月夕瀟湘水淡似清秋太華雲發藥例雖霑賸馥鈎深應寡與玄文何時紅樹尋詩社琢句令傾瀲灧樽

歸途遣興借朝宗韻簡敦仁

緩著歸鞭水石鄉息鞍箕踞小橋傍烟滋竹葉雙叢玉秋著蘆花一岸霜潑眼溪山增爽氣襲人蘭蕙破幽香擬提吟筆扛洪鼎反笑蚍蜉不自量

白鵜橋復用前韻

旗亭觧轡詠江鄉屬玉雙飛緑凋傍水墨園林初過雨青黄橙橘未經霜鬲烹雲液澆腸爽甕撥春醅破鼻香回首漫驚烟水遠向來清味怯思量

遊華嚴寺題誠齋

欲逃三伏叩禪關浄洗煩襟水石間孅景碧雲俱掩斷凉飈緑竹頓招還龍涎一炷香清骨琥珀盈樽笑觧顔預約高僧名遂日結茅來此伴長閒

和顯道筠軒有作

欲引秋聲竹旋移吟烟時一啓柴扉了無俗物迷青眼每有輕風襲客衣地僻不知炎暑老身閒潛覺道心微茫茫塵事俱臧穀羞偶閭閻較是非

和顯道借韻書懷

投老歸休六逸溪杳無關茸敢敲扉紅藤舊策扶危杖白苧新裁養素衣落紙詩才增綺麗揮犀禪語愈玄微無心深得烟霞趣冷笑人間萬種非

借前韻書懷呈顯道

結茅高隠倦奔馳寂寂無人叩竹扉快意未能榮駟馬寧親且爾戲斑衣躡雲騰踏終當隠釣渭栖遲豈久微洗垢索瘢何足䘏鑠金衆口任人非

和世弼醉題顯道筠軒

北牕高隠傲羲皇旋種琅玕列砌旁端許鸞凰同遁戢不容燕雀亂翺翔侵床緑蔭宜欹枕拂袂清風快捧觴好是雨餘良夜午夢回添得數分凉

和世弼蓼花

粧點千叢蘸碧流寧甘淡竚對清秋白蘋許共摇風細黄菊欣同占景幽羞泄異香招舞蝶獨施繁艶伴漁舟憎騰醉眼牽情處贏得凄凉一段愁

和世弼雞冠花

芳名從古號雞冠赭豔天然恰一般不語宋䆉何足賞難通西谷漫勞看倚風縱有如丹頂遇敵應無似錦翰空費栽培汚庭砌到頭不若植芝蘭

暫向雲齋借榻眠窻風一線晚秋天淋浪樽酒狂摛句

宿世弼書館

點閃檠燈伴論禪盤角竹聲時淅瀝簾旌桂影夭嬋娟

話窮依約方成夢驀聽疎鐘到枕前

謝人惠紫竹杖

王猷珍重惠龍孫策險扶危價莫論爛醉懸錢遊酒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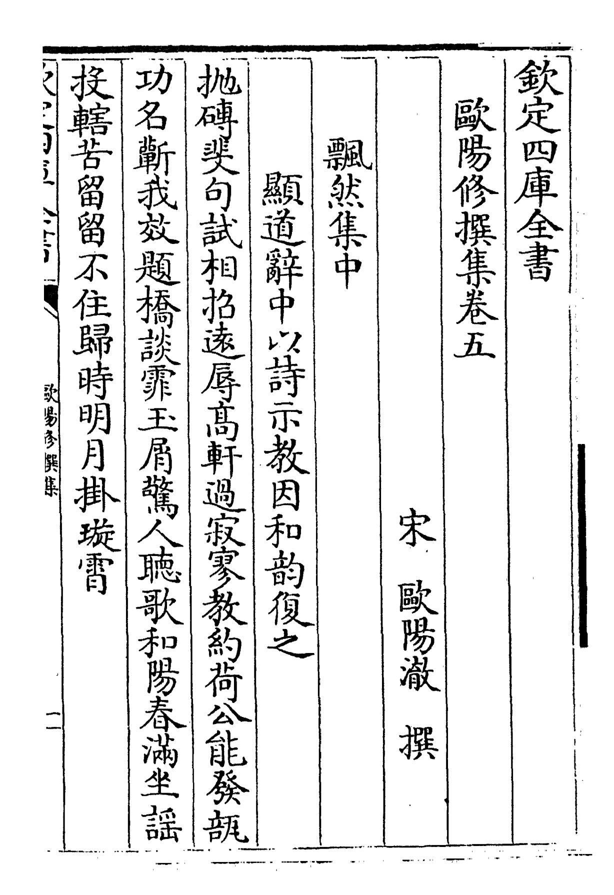
狂吟步月打僧門虛心尚有凌雲操勁節元無染淚痕

寄語香山居士道朱藤從此未為尊

招顯道世弼飲

桐圭飄剪近重陽菊綻籬邊葉葉香雲破晴空書鴈字雨餘沙磧列鴛行賞心擬結東山會巻白交飛北海觴爛醉眼封多勝槩一時收拾入詩囊

歐陽修撰集卷四



歐陽修撰集卷五

宋　歐陽澈　撰

飄然集中

顯道辭中以詩示教因和韻復之

抛磚斐句試相招遠辱髙軒過寂寥教約荷公能發瓿功名斬我效題橋談霏玉屑驚人聽歌和陽春滿坐謡投轄苦留留不住歸時明月掛璇霄

重九日醉中與世弼遊華嚴寺

撥雲來謁野僧家刮眼秋光望裏賒檻菊凋零金蕊碎庭花裊娜玉冠斜有白雞冠盛開遣懷詩筆摛春錦破悶茶甌捧雪花却笑遠公延靖節何須把盞醉流霞

和前韻紀登高醉中景示世弼諸友

芳晨秋興浩無涯結客凴高酒旋賒送目喜觀雲縹緲狂歌誰顧帽欹斜笑他子美看茱實要學樊川揷菊花競說今年幸逢閏再期携手躡烟霞

世弼再和見贈又次韻復之其詞皆關其詩中

之語

功業未能光史册醉吟且爾會朋遊潛心深造詩書府

摘句嶄驚翰墨流莘野耕烟須釋耒磻溪釣月暫乘舟

風雲一旦逢知己直取三公位黑頭

三尺絲桐追古意一牀文史伴閒身寧甘岑寂配前哲

羞逐紛華溷世人遵轄喜投延上客萊衣時戲奉偏親

由來善惡如氷炭寄迹於今動擇鄰

世弼和酬因繼韻以贈之

快意不憂原憲病翛然常作子長遊胷中氣焰摩星斗筆下辭源倒峽流閔子家風惟啜水龜蒙活計在漁舟杜陵太瘦多詩苦白雪無情已滿頭

攡除塵網縈纏累占得壺天放曠身世業文章俱拔萃家傳清白恥求人鼓琴顔巷貧而樂畟飯桑門淡以親聞說甑塵雖屢矣不甘貸粟向諸鄰

是日天氣乍晴頗快人意因和韻拉世弼謁傳

岦

風剪梧圭欲晚秋溪光山色稱懽遊聯翩雲水宜搜異俛首闒闒恥溷流相視悉皆謀按劒無心誰復似虛舟紫芝眉宇人中瑞一日常思一聚頭

袍襟帽角走紅塵可笑崎嶇一病身試拉竹溪山裏侶去尋廬阜社中人傳岦晚年學佛得趣鮑昭俊逸雖難敵庾甫風流幸許親雞黍尚為千里會況茲咫尺接墻鄰

和子賢對景有感次九日韻

醉撥春雲一甕香潛欣積雨破秋陽燈籠宜入詩書府錢杖慵吟水石鄉忘慮不斑潘岳鬢養恬難斷廣平腸賞音誰謂無蕭穎時綴雄文弔戰場

建中覓菊於希喆因戲作四韻寄云

丐菊東籬帶晚煙持觴獨放竹溪仙擬携賡唱社中侶來伴沈酣市上眠清叔能詩曾不速廣文嗜酒恨無錢倘蒙閉户同轟飲一斛豪頭也百篇

和韻戲索建中和詩

功名未遂冠凌煙琢句投囊學閬仙韞玉要令神物護探珠豈待老龍眠賓王頗欠新詩債子美回償舊酒錢自古逸才多滌器醉來宜洒奪袍篇

傳岊小酌於草堂因繼前韻紀贈巖叟

遁戢雲巖古景幽烟霞常伴赤松遊陶陶經醉窮千古落落談玄貫九流眷愛猥蒙迎倒屣追尋常欲棹扁舟絲桐古調無人識每辱知音為點頭

磊落胷襟造道真江湖十載自由身雖無偉績留當世

恰有清名異衆人用里先生常願友香山居士毋求親
摳衣顧我雖幾數賴得詩翁誘善隣

世弼讀白樂天放言詩倣其體依前韻作數首
見寄因和答之亦倣樂天之體

如簧巧語何須聽似海侯門豈足游太華崇高無棄土
滄浪合并納纖流未要季子榮親印已買陶朱佚老舟
藏器待時須大用恥爭蝸角與蠅頭
駟馬華軒終得志箪瓢捽茹且潛身隋珠莫彈排空雀

和璧休投按劒人畫史解衣須遇鑑齊門鼓瑟信難親
索瘢洗垢從教謗澡雪襟懷與道隣
搏鵬休笑蓬蒿適燕雀豈知鴻鵠遊顔跖賢愚終莫域
渭涇清濁自殊流綆長方可探深井水淺安能泛大舟
獨愛樂天吟著句輸贏待看局終頭
言行樞機宜慎發利名韁鎖苦縈身無非入市攫金客
誰似臨畦抱甕人鴻雁弟兄猶列序虎狼父子尚相親
刀錐不用爭蝸角請學當時闕黨隣

世弼原上晚望和韻見寄因復之

緑消暮靄滿空秋念遠凭高隴上游一片孤雲生遠岫數聲斷鴈落寒流風前無緒愁聞笛天際何人誤識舟步月可尋巖下叟試將圓玉鎖神頭

鳩杖吟行笑撥雲我疑賈島是前身名高鄭谷耕烟叟樂過嚴灘釣月人俯聽鳴蛩爭唧唧潛窺宿鳥各親親田家有秫俱篘酒乗興何妨遍訪隣

明堂赦降改名者例許入學世弼和前韻賀余

次韻答之

勑書夜到釋幽囚朝野歡聲例快游謞謞庶官咸被澤蹌蹌多士悉承流躡雲思獻安邦策釣月慵尋泛宅舟寄語淮陰休笑我乘時指日跨龍頭

太平聖主就如雲廣霈殊恩及此身聲類春雷潛起蟄光同秋月溥臨人網羅遺逸考求助旌表門閭奬事親很辱錦章慰岑寂借冠終不許鄉隣

顯道和前韻見贈因復之

咳唾珠璣世所優執鞭願我幸從游瓊枝不棄蒹葭倚鯨海能容溝瀆流月夜狂吟揮象管花時爛醉泛蘭舟錦囊屢擲新詩格高壓唐朝李杜頭

清名藉甚伯夷倫抗志孤高不辱身縮手懶陳堯殿策拂衣歸作傳巖人荷公每許青雲器勸我歸榮白髮親努力會須如所祝庶令雪恥見南鄰

顯道庭中有白雞冠花爛熳作雲容狀賦庭中瑞氣詩以寄余次韻

雲湧中庭翦異葩紛紛郁郁疊輕紗覩光雖屢經羣目薦瑞由來慶一家雨洗晶熒飄玉葉烟滋淡竚簇瓊花多應綽約東鄰女來伴仙翁咀絳霞

裊娜雲容獻瑞葩曉雲輕罩認籠紗喜施繁艶迎詩客羞寄清香入酒家妙質本能兼五德芳名今復冠羣花可憐一種嬋娟態醉倚秋風臉有霞

寄二公

夜讀元容良臣登雲閣上舊軸因走筆作詩以

登雲閣上二詩仙不共凭欄僅一年耳冷高談增企仰目驚健筆憶攀緣挼藍環翠應依舊轉轂流光已屢遷秖憶醉吟風月處數竿修竹帶輕烟

寄良臣

耐久交情古所難松筠高節實能攀弗思小怨心懷恚惟嗜狂吟笑解顏讒口任教華似錦忠言到底臭如蘭𩣡䰄不識奇男子窺管徒知見一斑

顯道世弼過弊廬小酌醉中顯道以詩見教和

謝

鳩杖先生過草萊竹林結客笑銜杯盤堆冷炙非珍饌樽貯香醪旋潑醅玉屑揮犀談綺吐纈紋入面醉顔開自慙闒茸覩餘論健筆時觀吐鳳才

州學貴中庭上作

漠漠陰凝水墨天雨絲成陣拂窻前千層疊巘籠輕靄一帶澄江鎖淡烟歸思似雲空散亂名蹤如縶尚留連當時錯笑悲風賦今日閒愁頓黯然

寄題章澤民快軒二首

寓意標名氣象雄快哉豈為一襟風端期驥子窮經敏早向蟾庭射策通奔逸佇當躋捷徑棲遲暫此寄塵蹤過門大嚼徒虚語未若芝蘭志不同

快矣標名厥趣髙端能教子振風騷麈揮捷辯重馮席筆灑新詩奪宋袍冷笑三投方鑑玉雄圖一釣便連鼇行行指點青雲步烜赫英聲冠譽髦

讀余逢辰舊唱和詩

哲匠居隣劒水傍筆端疑化劒鋒鋩雕鐫麗景春工巧
煅煉佳詞武庫張字字泓澄清妬月篇篇耿介烈含霜
樓成白玉歸天府擲下珠璣滿錦囊

謁希哲不遇軒上走筆

一軒虛敞静無塵笑揖遥岑作主人與似子猷來訪戴
情同荀鶴誤尋真重披藥籙聊忘倦側聽蟬吟試爽神
賴得好風知我意幽香拂掠襲衣巾

和希喆軒上韻與友遊華嚴五雲峯

劒戟峰攢迥絶塵捫蘿宜謁社中人雖無樽酒邀元亮恰有清談敵季真漱玉泉聲清洗耳靄雲香縷靜順神支公況是忘形侶不訝林宗折角巾

題良臣登雲閣

翬飛高閣勢凌雲端擬雲衢致此身直躍魯梯千尺峻高攀蟾窟一枝春廓然眼界同霞域快矣襟袍絶點塵髣髴麻姑亭上景方平應約此相親

丹楹崛起拂雲端平步危梯入廣寒脫屣佇當騰鶴馭

飛凫終擬附鵬摶半天風雨凭欄詠萬里江山指掌看十二樓臺多勝槩慚無詩思剪裁難

和人題會仙樓

朱甍飛峻勢凌烟卷白樓中悉謫仙枕麯頻能逃外果漱醪端欲繼前賢雲屏環列蓬壺境花錦均鋪水墨天滌濯吟魂强裁句詩成冷笑滿囊錢

秋日山居八事

謝絶紅塵萬種非杜門却掃下書幃聖賢若許同仁傑

子弟從教詆賣威反復始知經旨遠沈潛愈覺道心微自慚聞見多迂闊何幸慈親屢斷機　右讀書

親灌蔬畦慕漢陰不辭抱甕汲泉深擬為元亮蕭條處豈有樊遲貨殖心剔去荆榛俱絶蔓栽培桃李已成林　右治圃

免葵燕麥元荒寂剗地繁華直萬金

霜刀頻洗碧琅玕半畝清陰透膽寒為去殘枝藏毒虺端留密葉隱鳴鸞荒榛雜揉尤宜剔直節堅剛豈忍殘擬倩蕭郎揮妙筆一時收拾畫圖看　右洗竹

因傳種法自東坡潛喜春來活者多不遣牛羊殘物性更資雨露養天和虬枝終擬棲仙鶴雲葉行看施女蘿縱與蒿萊暫同植大夫封寵竟輸他

右種松

振衣拂曉啟松扃月淡風輕酒頻醒密竹含烟爭滴翠幽蘭浥露遠聞馨清憐高潔蟬嘶柳閒羨優游鹿食苹試枕碧流端洗耳白雲深處誦黄庭

右早起

一抹輕烟鎖遠山眼封瀟洒脫塵寰投林宿鳥相呼喚出草飛螢自往還吟擬停杯邀月飲醉斵支枕伴雲閒

因風拾得新詩句獨倚高梧笑觧顔　右晚望

洒落風軒枕簟凉高眠亭午夢何長轉為蝴蝶徒虛語游遍華胥秖妄狂喚覺始驚俱幻化勞生頻悟謾乾忙

搔頭斜倚屏山久熟較無如醉玉漿　右晝眠

景鋪萬籟絶紛華獨泛瑶觴襯臉霞飲罷仰天歌白雪醉來啟匣拂青蛇伴邀佳客推明月樂奏清聲有亂蛙

欲學廣文事高節恨無細雨落簷花　右夜飲

和友人榴花

薰風吹綻絳香囊碧玉叢中巧剪裝剳對炎曦爭灼爍
羞同凡卉競芬芳動人來把驪珠吐照眼潛將蜀錦張
詩思為伊牽引煞暗隨蝴蝶夢池塘

寄良臣

耳冷清談倏半年渴心如憶嶺頭泉自慚託跡多南北
無復從游學聖賢莫謂卑飛同斥鷃已全高潔慕鳴蟬
荒涼不厭幽居趣假道何妨試著鞭

子賢同游岐原

投閒結客叩禪扃拾得林間一種清倚杖細聽黄鳥語捲簾遥指碧雲生清風麈尾驅塵態春露甌心破宿酲便擬躬耕傅巖下飜慙没世未留名

和友人春日山中即事

斂翅歸來口欲緘結茅適我寄雲巖軥輈聒耳思抛彈薜荔縈牆未肯芟閒笑蜜蜂空採撲静聽雛燕語呢喃翛然頓釋人間累設穽維防餓虎饞

杜門却埽絶機緘砥節端如萬仞巖澗底無鼇休擲釣

路傍有草倩誰芟披襟嫩竹敲風細支枕幽禽鬬語喃

底事曉來無挾彈爲嫌屋上集烏饞

和友人同游普安

碧雲章句慕湯休結客來尋物外游茗椀翠濤能破悶

棊枰飛雹共忘憂須泉況味参師正愛竹襟懷亞子猷

好事不須沽酒引一溪風物自相留

拉友人遊普安追和前韻

炙手權門似可羞聯翩宜作赤松游花逢消恨本無恨

草對忘憂自不憂拂榻禪窻謝俗慮揮犀虛室論嘉猷支郎況頗能詩話滌濯吟魂為少留

督德秀還酒會

緑鎻窻前聚首時戲彈圓玉偶輸機侑觴既欲携紅袖送酒何妨遣白衣酩酊預期歸倒載從容端約話玄微揮戈直使頹陽却不訃西風隱半歸

德秀和詩意似有激而云因次韻復之

困踣紅塵未偶時醉吟風月且忘機囊空不羨千金璧

道在何慙百結衣洗垢任他騰口謗養恬尤覺道心微

孫陽一顧鹽車驥超逸方驚動中規

朝宗雨中醉歸為娼女竊笑戲作兩絕因繼其

韻

雨裛輕塵步武遲墊巾歸自武陵溪紛紛誰認神仙過

拊掌瓊樓笑女兒

襟袂龍鍾破雨歸玉人驚笑若耶溪恨無欵段馳春徑

故故遺鞭盼阿兒

臨川戲留友人

山童澤涸欲金流小雨𢉤纖涉變秋河朔飲徒方快意鱸魚歸興不如休歌姝況有飛瓊侶結客當為擲果游一曲陽關腸斷盡未應聞此不遅留

小生日因與友人作文字飲醉中走筆

骯髒無聊獨倚門誰憐跨下有王孫揚鑣特辱過黃憲載酒端來醉子雲寫景錦囊同摘句揺風玉麈細論文共欣賤子當生日戲祝遐齡倒一樽

二妙高軒肯過門共期獻策學公孫因觀佳句題紅葉陡起歸心望白雲坐上揮犀驚險語醉中染翰綴雄文相忘豈假投轄待月同傾北海樽

夜過謝池小酌戲繼前韻示諸友

為憶蓮娃夜叩門恐緣芳草怨王孫眉彎海嶠初生月鬢嚲巫峯欲墜雲金粟花殘將委燼香絲篆破不成文朦朧月映人如玉爾汝忘形共一樽

德秀和韻見酬因復之

高才卓犖冠儒門知是延陵幾世孫白雪歌詩凌鮑謝青錢事業壓機雲雄圖未遂羞投筆賦分甘貧恥賣文已結忘形韓孟友醉吟常願共開樽

繼前韻督敦仁和詩

摳衣幸每躡膺門了了慙非孔氏孫麈尾既容聞吐屑毫端合許見摛雲羲皇況已傲彭澤屈宋安能過廣文白壁一雙如見擲解貂准擬換融樽

朝宗久不以詩見教因次前韻索其光和

慵于蹲踏謁權門獨洒新詩示從孫之問已嘗吟奪錦
相如宜共賦凌雲高懷素藴知人鑑斐句慙非弔古文
抵鵲果蒙投下玉珍藏何啻獲犧樽
八月十四夜建中二三友過我清話因共把盞
賞月從容談笑不覺雲容朦朧桂影淡泊端
知是夕聚首驂池再諧佳會遂成四韻
氷輪初訝一分虧結客傳觴笑語遲雲漢無端藏兎影
金波恨不醮蟾枝佐樽痛憶飛瓊侶染翰裁成感鬼詩

料得中秋月應朗習池端約捧瓊巵

軒前菊蕊將綻因書四韻示希喆約九日聚飲於此

菊英裝點近芳辰風掠清香已襲人端的樊川携玉液來同靖節賞金塵藏鬮戲賭杯中物投轄堅留座上賓惡容不容汚我社摛雲要埽筆鋒神

述懷寄仲寶

雞窻俛默謝塵囂炙手權門懶折腰節操剛持忠孝礪

胷襟常以古今澆蕭條陋巷閒三徑窂落生涯寄一瓢
何日高軒能我過竹林清集共逍遥

過巴川

凴高因賦遏雲篇曳屣狂歌放昔賢未遂相如榮駟馬
且尋師正傲清泉悲吟玉未經三獻羞澁囊空乏一錢
典却春衣常獨酌從教邸主笑鳶肩

和子賢借韻書懷

白雪歌詩數百篇賡酬樂有父兄賢要睎靖節栽門柳

須俟參寥夢石泉咳唾幸存三寸舌文章可媿一囊錢

會須重咏高軒過嘔出蘄攀李賀肩

和前韻勉子賢學詩

雕鐫風月摘佳篇落筆尤宜法古賢淬礪要如礱寶劍

清新蘄似冽寒泉會同白句吟披錦冷笑邕文責得錢

詩社獲公添一瑞苦思須拍閬仙肩

子賢和韻見酬次荅之

詩名浪得在盧前器識慙非叔度賢捉月笑他吟采石

凌雲端欲賦甘泉發硎喜淬衝牛劒啟齒羞談使鬼錢

平世未應徒爾耳行藏終與古人肩

是日郊亭和晏尚書韻

關關啼鳥樹交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飲

清歌自可滌煩襟稻花欲秀蟬初嘒菱蔓初長水正深

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應與共追尋

和子賢秋日晚望

溪山潑墨水雲秋似綺餘霞次第收燦燦拒霜鋪蓼岸

雙雙屬玉舞蘋洲杳無錦字來憑雁擬減機心試狎鷗望裏碧雲還又合數峰江上忍擡眸

朝宗以詩贈行和酬二篇一以留别一以謝詩

漱醪常共醉淋浪魚目慙游漲海傍琴聽雅音彈碧玉帛分靈劑煉玄霜纏腸錦綉篇章麗入室芝蘭燕寢香此别未應徒爾耳鵬程萬里事難量

鍛錬新詩摛錦囊筆驅秀麗汝川傍氣横阿劒疑干斗韻逸豐鐘必待霜遒勁狂揮毛穎疾淋漓醉掃麝煤香

珠璣喜就鮫人乞收拾端期百斛量

憶朝宗

飫聆舌鐸向雞窻深媿葭兼倚玉傍妙論乍離人吐屑渴心欣破橘含霜頗多好景撩人笑獨賞幽叢撲面香數筆江山吟未得何時對榻細商量

寄敦仁

高才松桂振芬芳桃李根莖媿托傍眩目文章舒麗錦超羣節槩抗嚴霜怏聾未卜聞談綺補劓期攀靄德香

時遣長鬚致雙鯉新詩無惜屢思量

歐陽修撰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歐陽修撰集卷七六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金　特

歐陽修撰集卷六

宋 歐陽澈 撰

飄然集下

建中索子賢酒債戲作一絶

阿堵物無雀列臭孔方兄有少陵羞一斗酒金償未得速來相就典貂裘

瓊上人留意學詩惑於多岐未明厥趣作四韻

寤之了此一話則能詩三昧不出箇中矣

襟懷磊落富詩情琢句端明法頌聲格健要除蔬笋氣

語工須帶雪霜清碧雲矜式存風雅黄卷沈潛學老成

鍛鍊更能師島可禪林無患不知名

秋香

拂掠輕風破異香非蘭非麝味何長荻篩玉屑飛魚含

菊碎金塵點醉鄉露裛木犀增馥郁煙滋菡萏益芬芳

佳人惹得盈襟袖刻地慵拈錦綉囊

秋雲

數片悠揚出遠山擬為霖雨霈塵寰未乘風雨吹嘘便驀被曦輪照爍還心在蒼生常欲起蹤歸深岫暫投閒油然一作施膏澤始趁嵐烟入帝關

秋竹

森然庭列碧琅玕瀟洒清陰透膽寒落落已成棲鳳實團團俱是化龍竿夜深篩月疑金碎曉色籠烟認戟攢勁節剛持君子操王猷休把等閒看

待月

停杯邀月宴華堂若恨山高阻興狂海嶠豈能藏素魄雲衢終自布寒光須臾簾捲銀蟾影次第樽浮桂子香正好吹簫恰無月姮娥應見我恓惶

秋月

碾破鱗雲皓月輪銀蟾著意露精神十分素魄高低印一様寒光遠近均觸目氷壺無點翳照人水鑑絶纎塵擬携玉斧乗風御折桂歸榮白髮親

金鳳花

巧剪金英似欲飛恍疑平世鳳來儀嘉名獨冠羣花首
底事君王尚未知

秋愁

層樓夜午轉西風眉際新愁剗地濃怪得當時潘與宋
淒涼尤怯此時逢

喜雨八絕寄顯道作

陰雨蕭蕭夜接晨如雲禾稼一番新康衢擊壤歌聲沸

樂歲應無甑裏塵

滌破驕陽變早秋烟光清照北山幽五湖遥想增瀟灑

誰棹扁舟繼蠡遊

浮雲誰謂出無心甘雨祁祁潤澤深潭底老龍徒久卧

亢陽何事不為霖

雲出蕭索雨初晴嫩玉寒泉分外清可笑蜩螗時快意

也依濃蔭吐微聲

晝坼田龜久望雲霈然膏澤幸盈津南隣來慶年豐稔

旋酌香醪共濕唇

北窻支枕夢初回風掠餘香特地來顛倒衣裳望池上

荷花無語為誰開

霜筠瑟瑟戛琳琅冷透紗厨一味凉破夢吟魂正蕭洒

纖纖更捧雪花香

楊柳藏鵶菡萏香水亭風榭襲羅裳秋光正入詩人眼

剩得餘篇付錦囊

醉吟

酒酣逸氣射星斗自恨無人識馬周試拂青蛇歌易水

溪山應有鬼神愁

重九前一日對菊戲書

菊吐金英已滿籬持杯指準賞芳菲有巾可漉還無釀

載酒何人是白衣

讀蕭防遇仙傳戲書一絶

華陽宫闕杳難尋空有遺蹤古到今不識蕭郎仙去後

床頭花醞共誰斟

覽丁渥異夢記戲書一絕示内人

夢魂千里入巫峯況在鴛幃咫尺中筆洒新詩宜贈我臨風幸免倩征鴻

德秀和朝宗絕句意似有不平者依韻作三絕以代其解嘲

琪管將揚世罕知不辭三叉試臨溪少陵若也能精鑑休戲嚴公有此兒

藏器韜光以待時扁舟且此釣磻溪拏雲指日掀頭角

驚破扶風狎侮兒

東野臨流喜賦詩一竿摇破碧雲溪汝非羸角休吾觸

不是尋常丱角兒

和元詩末篇之意二絶寄友人

功名未許書麟閣吟醉何妨晦竹溪舌在自知非久困

且將詩禮教龜兒

酒聖會須中北海機鋒誰敢觸曹溪朝宗坐多談禪英雄自有

回天力造化都來只小兒

歸自臨川途中感物遇事得八絶句寄秀美

信馬沿堤懶著鞭不堪回首望臨川滿懷離恨如春夢愁聽林梢斷續蟬

欲破閑愁殢舉觴醉中行色轉凄涼眼封無物堪消遣望盡江城斷盡腸

簾纖小雨破炎蒸馬上襟懷頓覺清暫解征鞍訪村叟一甌春露醒餘酲

一聲啼鳥過殘陽髣髴流鶯促曉粧記得年時倦梳裹

殢人和笑道天凉

寸碧遥岑隱半規氷輪次第碾琉璃因追勝集瓊樓杪

笑倩纎纎捧酒巵

挑盡寒燈夜欲分襟懷岑寂向誰論香殘讀徹閒欹枕

髣髴音容入夢魂

啾唧蛩吟旅況淒那堪孤枕酒醒時夢魂栩栩知何處

依約幽軒話別離

窻含月影夢初回一枕淒凉眼懶開幽恨閒愁本無種

根苗不識是誰栽

有寄二絶

標格全歸笑靨中相逢無奈去匆匆金釵若許重尋約

樽酒秦樓願與同

懵騰醉眼漾嬌波心印潛通一捻多密寄斷腸雙麗曲

遏雲須倩雪兒歌

和子賢途中九絶

懵騰醉眼未全醒厭聽田鷄達旦鳴款段踏穿楊柳月

快人拂面曉風輕　右離迷陂

暫停雙槳傍蘋洲磯上漁翁雪滿頭釣破烟波深得趣生來不識世間愁　右過西䑕

凉飈未奪火雲權爍石炎曦勢欲燃妄意擬尋河朔飲狂歌爛醉太平年　右愁熱

旗亭貰酒醉淋浪贏得林間一味凉倒著接䍦還信馬只憂蹊徑似羊腸　右沽酒

巴陵𡶒律試躋攀勝槩全歸指顧間笑倚松風聊洗耳

隔雲好鳥語間關　右到船工

麟閣功名屬少年笑他皓首只偷然聞名雖未披雲霧

勉力期攀魯仲連　右寄談溪英

索寞襟懷不奈秋雕鐫佳句且忘憂行行恰過橋南路

一片蘆花映碧流　右過橋

黃粱餐罷倚危亭茗枕瓊花助解酲旅況吟魂正瀟洒

拂鞍逶遲又登程　右飯僕

桐圭柳帶正凋疎匹馬區區倦遠途腸斷不堪回首處

寒雲影裏雁聲孤　右有寄

寄陳國鎮五絶

德香薰郁書銀筆句洽清新奪錦袍卓犖斗南推第一

才名藉甚繼三豪

才華拔萃東南美氣焰凌空表裏清莫逆於心蒙許友

攀麟鴈塔要聯名

未覩健筆龍蛇走拾得殘篇綺思新語帶烟霞含勁氣

解龜誰醉謫仙人

鼇頭簾捲溪山秀麈尾風生議論清觧榻何時同一笑

密雲旋煮破餘酲

冷暖世情諳已熟雌黄輿議厭常聞龜因蠶縛未由脫

樽酒何㫁與重論

和荅國鎮五絶

仙風入骨楚臣騷消得明皇賜繡袍哦就新篇神物護

未饒禹錫擅詩豪

年時煑茗共敲氷澡雪襟懷一種清回首舊遊渾似夢

翻慚困踏未知名

十圍便腹卧邊先笑傲羲皇彷昔賢詔下好須同奮躍

槐花香裏走連錢

學辨癡龍信博哉風流庾甫更多才擬聯石鼎彌明句

對聳詩肩夜拾煤

吟鬚輕撚對斜陽葉埽平林夜著霜忽領詩詞雲錦段

夜光明月耀黌堂

寄游良臣五絶

螢窻顧我絶韋編砥節思齊叔度賢誰念廣文窮到骨
傾囊時與杖頭錢
闒茸閭閻數米炊耳根輿議噪蛙黽那知别得琴中趣
五斗猶慙為折枝
壯浪年來筆有神詩如開府頗清新暗中慎莫投珠璧
道路無非按劍人
登雲勝槩脫風埃頗費詩仙賦詠才憶得年時共轟飲
羅衣曾暗裛香煤

文會何時聚德星紫芝眉宇照人清錦鵝並控尋春馬

持酒馮花為解酲

飲中示子賢諸友七絶頗愧狂斐

時來一釣會連鼇舌在誰羞舊緼袍風骨自慙非太白

高吟大醉浪推豪

江陵素乏橘千株貧甚唯收柿葉書擬叩富兒謀貸粟

及門無奈足趑趄

鍛鍊新詩數百篇郊寒島瘦慕前賢高山流水知音少

不及人間鬼使錢

飄飄逸氣薄雲霓功烈羞談管仲卑業就凌烟終有分

桂林誰謂便無枝

袍襟帽角走紅塵却埽窮經務日新將相公侯本無種

未應不及賣漿人

功名端擬位三槐發策懃無八斗才寂寞雲齋且稽古

披香指日埽松煤

不作羣兒浪謗傷致身蘄處諫臺霜功成野服便蕭散

會見裴公緑野堂

春意五絶

濃雲漠漠雨毛空染出桃腮照眼紅遮莫異香飄几席多情拂掠謝東風

高情忽逐曉雲空喜見枝頭一點紅秖恐好花俱有主擬為詞客伴春風

料峭餘寒透裌衣卷簾休訝燕來遲多情昔被春催柳帶眼無端覺屢移

一犂烟雨霭江村骯髒衡門暗斷魂覽鏡自憐空跌宕

誰知跨下有王孫

送墨屠樓水墨天柳堤花塢漸夭妍教童為控尋春馬

好事誰能乞酒錢

宣和四祀季冬夢與人環坐傑閣烹茶飲於左

右堆阿堵物茶罷共讀詩集意謂先賢所述

首篇題云永叔誦徹三闋遽然而覺特記一

句云東野龍鍾衣綠歸議者謂非吉兆因即

東野遺事反其言而足之為四絶句云

東野龍鍾衣緑歸食虀腸苦竟棲遲出門顧我渾無礙未肯徘徊只賦詩

東野龍鍾衣緑歸溧陽何足處男兒微生縱有孤吟癖尚擬朝端振羽儀

東野龍鍾衣緑歸平陵投老倦奔馳黒頭我欲功名立冷笑馮唐白髪垂

東野龍鍾衣緑歸分甘假尉志何卑詩名藉甚徒為爾

不及勳庸顯盛時

游春八詠 并引

清明日與二三友乘輿聯袂選勝尋芳躡磴卧翠眠紅松柏陰中溪山佳處即藉草飛觴藏鈎賭酒美花媚人好鳥勸飲融融怡怡蕩蕩默默醒者忽醉醉者復醒如邀狂客泛一葉於鑑湖似對謫仙埽寸毫於雲夢狂吟怪石竊窺靖節之優游長笑筠林自得子猷之標致咀西山之妙劑疑羽翼之潛生煮北苑之

研膏覺風流之戰勝典衣換酒清歡不減於少陵蠟屐登山偉迹可誇於靈運望芙蓉於日下逸氣飄揚指僊掌於雲間煩襟雪釋於是留情寓景命意成詩不覺累成篇什洎歸探囊因得八首總其目曰游春八詠言雖無叙聊記一時勝槩以資異時拊掌云耳

輕風破暖

單衣初試輕寒退嫋嫋軟風經袖袂層樓高捲酒旗斜綺陌亂飄花錦碎多情故把惱人腸楊柳陰中弄暗香

解貂不惜換斗酒爛醉春光能幾場

宿雨新晴

濛濛春鎖丢晴雨花褪殘紅烟淡竚潑成濃黛遠山青
秀色輕茸芳草布園林依約清且新滑唇好鳥相和鳴
輕寒不斷微風作幽花一笑游人醒

嬌鶯喚友

輕烟漠漠籠芳樹上有黃鸝調巧語分明喚友度柔情
似對東風欲掀舞嗟彼鳥非英靈猶能求友鳴嚶嚶

光初隙末輕薄子洗耳何妨聽此聲

杜宇啼紅

蠻脾香滿青春暮寂寂空山聞杜宇啼紅泣緑怨東風錦城舊恨懐千古可堪腸斷對樽前雄圖未遂愁無邊賴有投壺勸我飲起舞從教落醉船

狂吟紅樹

生涯隨分便蕭散鬬草摴蒲心緒懶尚餘詩僻窮愈工醉吟跌宕揮金盌愛携佳客懶尋春殘紅枝下細論文

搜羅萬象攢胷臆筆端掃出春空雲

醉眠芳草

澆愁沃恨唯憑酒況值郊原滿錦綉傾囊結客踏青游競把鴟夷載醇酎為憐芳草襯殘紅猛拚醉玉眠春晝覺來游眼頓增明晚烟約畧橫踈柳

捫松長嘯

亭亭千尺凌雲表鐵甲蒼髯材獨妙班斤郢斵猶未逢霧慘烟淒人不要我來感激對殘霞獨倚蚪枝發長嘯

試憑匠石覩品題棟梁合自登廊廟

步日晚歸

風煙觸處歡無限倒著接䍦歸去晚林梢壁月丟清輝闘揷山花笑而莞華堂秉燭競飛觴浪語清狂勝絃管探囊爭出錦段新燦燦珠璣光溢眼

聖節皷子八隊致語

伏以一朝露湛仰瞻天子之餘光萬國山呼俯效封人之祝壽德風清玉宇愛日上珠簾纖腰舞而回雪輕皓

齒歌而行雲駐金樽瀲灔琪管鏘揚雍容俱解榻之賓款曲盡絶纓之容氷霜論極塵揮吏甫之風流錦綉詩成筆掃鮑昭之俊逸藏鬮賭忘憂芳草侑觴列解語花枝揄揚四海之歡心鼓舞一人之有慶試憑鼓杖畧助杯行未容禰氏獻三撾且聽韓娥謳一曲

踏莎行

鴈字書空橘星垂檻江天水墨秋光晚香絲裊裊祝尭年公庭錫宴揮金盌　醉索蠻箋狂吟象管珠璣燦燦

驚人眼過雲更倩雪兒歌從教拍碎紅牙板

蝶戀花 拉朝宗飲

紅葉飄風秋欲暮送目層樓簾捲西山雨觧榻聚賓揮玉麈風流只欠王夷甫　質劒為公沽綠醑滌濯吟魂擬摘黃花句醉眼懵騰携手處謝池風月誰分付

玉樓春

箇人風韻天然俏入鬢秋波常似笑一彎月樣黛眉低四寸鞋兒蓮步小　絕纓嘗宴瓊樓杪軟語清歌無限

妙歸時桂影射簾旗沈水烟銷深院悄

又

年時醉倚溫溫玉姤月精神疑可掬香絲篆裊一簾秋瀲灧十分浮蟻綠　興來笑把朱絃促切切含情聲斷續曲中依約斷人腸除却梨園無此曲

踏莎行

羅幙風輕水沈烟細杯行笑擁東山伎酧歌何惜錦纏頭清音暗繞梁塵起　銀甲彈箏碧桃薦味舉觴飛白

拚沈醉花飈㚁月晩歸來門迎蠟炬笙簫沸

小重山

紅葉傷心月午樓襲人風細細遠烟浮愽騰醉眼不禁秋追舊事拍塞一懷愁　心緒兩悠悠東陽消瘦損甚風流擬憑仙枕夢中游無眠久通夕數更籌

虞美人

玉樓縹緲孤烟際徙倚愁如醉鴈來人遠暗銷魂簾捲一鈎新月怯黄昏　那人音信全無箇幽恨誰憑破撲

花蝴蝶若知人為我一場清夢去相親

上蔣提舉書

澈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純臣方天下清寧無事豈無長慮遠識之士為備豫不虞計然國多忌諱奸黨盤結萬一條陳之雖謗訕之誅為不足憚其如不能必其深信而早圖之徒膏斧鉞無益也嚼舌緘唇吞聲茹恨卒遅之至於今日無足怪者厥今天下何如哉王室之難未解敵國之師未退任用之臣未盡忠鯁黔黎之衆未盡

寧謐其他蠹弊難以毛舉固不可謂太平極治之世也
聖天子綸言懇切搜求若渴而慨然應詔奮不顧身以
紓九重之憂者幾何人哉此而不言此而不為奚所待
耶澈也廬陵賤士羈丱讀書自舍法一更遁跡丘園謝
意進取欲以孝養偏親比者憤氣斥心為時迅發將欲
移忠於國自去年冬十二月至今年春正月投進萬言
書三封所陳數十餘事皆天下大利害輒自以為保邦
御俗之方安邊禦戎之策盡在是矣其閒逆天聽觸權

臣結怨卿相貽怒臺諫色色有之忠誼所激無復顧忌

且乞假天子一節深入北廷緩頰以說使之倒戈卷甲回

心効順誓取二聖迴鑾肅王歸國以息邊塵而後已此

懷此願期盡餘喘顧瀫一介書生挽弓提劒非所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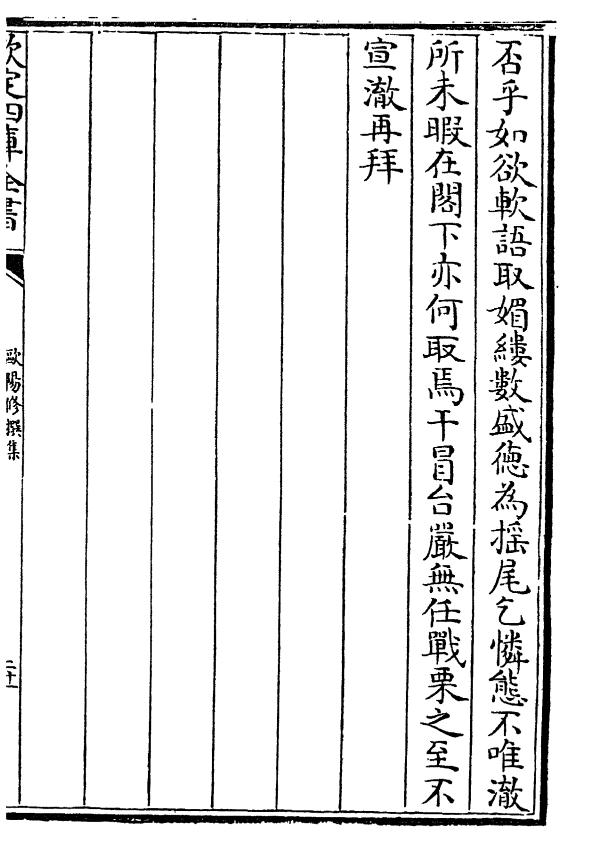
龍韜豹略非所長也風角鳥占雲祲孤虛又非所長也

徒以平居暇時涉獵圖史其於興亡治亂之迹粗識大

槩張膽一吐亦頗能中時病而剛腸無它一報君父視

死如歸故口伐舌擊決保其折而不沮也巳蒙本郡遞

進所獻三書及備録澈願盡忠奉使之意進奏於朝復保明遣澈前詣安撫麾下迤邐赴闕然疾苦之餘貧窘蕭索行李無先未獲馳邁京國一展忠誼之志獨奈何哉昔韓退之有言布衣之士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竊聞一路繡衣惓惓大節撼人視聽者無出閤下試為閤下言之澈是行非為身計也為民計也非為民計也實為社稷計也脫或成此計者澈之忠誼也所以成澈之忠誼者閤下之忠誼也不識閤下能動心



否乎如欲軟語取媚縷數盛德爲揺尾乞憐態不唯澈所未暇在閣下亦何取焉干冒台嚴無任戰栗之至不宣澈再拜

歐陽修撰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歐陽修撰集卷七

事蹟　　　　　　　　宋　歐陽鉞　輯

上書始末出宋史

宋欽宗靖康二年丁未五月庚寅朔高宗即位南京今睢陽城改元建炎下詔求中外有文武才略出倫或淹布衣或沈下僚禁從監司郡守廣行搜訪應誤國害民之人見流竄者更不收叙應干民間疾病並聽中外臣

庶詳具利害陳述是年太學生陳東撫州布衣歐陽澈各月日不等凡三上萬言奏議八月二十五日壬午二人同斬於南京都市先是上聞東名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言宰執黄潛善汪伯彦不可用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其言切直潛善等憾欲以伏闕事中東然未有間也會澈亦上書極詆用事者其間言宫禁燕樂事上諭輔臣以澈所言不審潛善乗是密啟誅澈併以及東皆坐誅東澈始未識綱特以國故至

為之死行路之人有為之哭者上甚悔之至孝宗乾道四年役行撫州抄錄奏議呈進

贈承事郎指揮出宋鑑

建炎三年己酉二月三日壬子高宗渡江七日丙辰至平江十三日壬戌次杭州十四日癸亥朝羣臣於行宮降詔罪已求直言二十六日乙亥詔陳東歐陽澈並贈承事郎官有服親一人迪功郎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先是尚書左丞葉夢得初謝上諭宰執曰始罪東等出

於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方今降詔求言當令中外皆知此意二十七日丙子復下詔曰朕以菲躬遭時多故舉事失當知人不明昨以宰臣非才任用既久專執已見壅塞下情事出倉卒匹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已悔過責躬洗心改事放斥宫嬪貶損服御罷黜宰輔收召俊良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闕遺民俗利病或有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朕當躬覽采擇施行旌擢其人庸示獎勸

五月四日辛巳上次鎮江府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上諭執政以東忠諫而死厚恤其家焉

贈朝奉郎祕閣修撰誥詞出宋鑑

紹興四年甲寅高宗幸臨安十月二十八日壬寅勑朕建炎即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非人將布衣陳東歐陽澈寘於極典至今痛恨之雖已各贈承事郎并與有服親一人迪功郎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兩家

如無兒男許女夫承受仍於所居州軍各賜官田十頃

趙鼎進呈韓世忠奏劄因論建炎之初黄潛善汪伯彦擅權專殺寘二人於極典上曰可更贈官賜田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中書舍人王居正草制曰嗚呼聞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爾東爾澈其殆將有意於良臣乎由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爾等不得已不失為忠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

朕所以八年於兹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其有知享朕兹意

宋史列傳

歐陽澈字徳明撫州崇仁人年少美鬚眉善談世事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於天性靖康初應制條弊政陳安邊禦敵十策州未許發退而復採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為保邦御俗之方去蠹國殘民

之賊者十事復為書并上聞已而復論列十事言臣所進三書實為切要然而觸權臣者有之逆天聽者有之或結怨富貴之門或貽怒臺諫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願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書為三巨軸廢置卒辭不能舉州將為選力士荷之以行會金人大入要盟城下而去澈聞輒語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彊於百萬之師願殺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使敵國御親王以歸鄉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走

行在高宗即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附陳東傳東鎮江丹陽人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陳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治體宜以後說為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

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厠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澈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死時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罷朝問潛善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澈耳翰驚失色因究其書何以不下

政府曰獨下濳善故不得以相視遂力求罷為東澈著哀詞澈所著飄然集共六卷會稽胡衍既刻之豊城范應鈴為之立祠學中

墓表

宋　鄧名世　撰

紹興四年春天子念陳東歐陽澈死非其罪詔俱贈承事郎且官其親屬未足以稱悔往之意於是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告於澈之第又錄其後二人賜田十頃以撫其家制書百餘言至謂爾不幸不失為忠唯余八年於

兹一食三嘆嗚呼禹湯罪己之辭何以加此是時名世方為正字待罪史館同舍有熟陳君者曰歐陽君獨昧平生且不詳何許人名世應之曰同郡奇男子也年少美鬚眉善談世事其胷中耿耿果如此後半年名世丁内艱歸聞郡太守奉詔擇美田畀歐陽氏明年朝廷任其弟衡迪功郎子飛黄婿黄怙皆將仕郎衡調袁州司户叅軍母羅夫人命為君度葬地於邑之長安鄉龍源即賜田開塚塋也九年二月壬申招魂葬衣冠墓而墳

之使來乞言以表君名世於君聞見實詳且久為敘其事書之君字德明七世祖倹仕南唐李氏開寶中謝病歸老於家自吉州廬陵徙居撫州崇仁曾大父韶大父恕父俞皆不仕君生於丁丑死於丁未享年三十一妻陳氏長子飛英皆前卒君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憫時出於天性靖康初應制條弊政五十餘事事數百言為三巨軸廄置卒謝不能舉州將為選力士荷擔以行會敵大入要盟城下而去君聞輒語人曰我能口

伐金人强於百萬之師願殺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見
信請質二子一女於朝身使敵國御親王以歸鄉人每
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間關走行在所上即位南都
遂伏闕上封奏極詆用事大臣時上初臨御痛兩宫蒙
塵未甚親决庶政中外封奏或委大臣裁處大臣惡其
言以他事誣奏誅之盖建炎元年八月二十日也君既
誅天下不以為是上深察其寃再加贈卹且正誤君者
罪人謂君身雖不幸而殁享殊榮蓋前古未有厥初儻

少徐之先以忠義自結人主而後薦其所聞則天子睿明猶將旌君以躬徇於國顧寧有是事耶雖然自古及今無敢以生死廢君臣之義昔鄖公鬬辛有云君命天也若死天命斯言誠可以垂法後世今君以危言觸權近不顧沒身而天子追悼哀矜無所不至其子孫復能修上賜以圖襄事彰人主不吝之名示後人忠義之勸君可謂死而不朽者大書深刻以表於隧夫誰曰不宜乃繫之以辭曰

疇昔邊塵暗大梁兩宫鑾輅征龍荒大明出海升扶桑秋氛蓬勃猶飛揚賤臣懷憤輕死亡籲號伏闕陳封章要挋天步恢皇綱恥同汙俗隨低昂云胡奸佞加斧斨不容曳組朝明光九重追悼深不忘温詔丁寧頒十行天子罪己如禹湯便蕃異禮褒忠良論譔華袞資官郎賜田任子榮其鄉龍源佳城新君堂儒官命服爰歸藏巴川洮洮山蒼蒼上恩山高兼水長貽爾子孫後其昌昔聞闞氏今歐陽

臣僚劄子

臣僚上言伏覩近降指揮追贈陳東歐陽澈官職陛下悔往責躬極其哀痛道路之人聞者為之感泣臣竊惟宰輔非材誤國亂政求之自昔豈可勝誅然至極於鄙夫有患失之心廷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有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為政鄉者建炎之初陛下以四海無奠祀之主雖俯從人欲紹膺帝尊念兩宮之遠狩憫宗社之阽危禍故靡常宸心震悼萬機之事

實付之一二大臣而黄潛善汪伯彦偶縁攀附同秉國鈞首膺注意之求尊任仰成之寄固當開闢言路廣上聰明而潛善伯彦不學無術文過飾非惟用心固寵以保身務懲處士之横議致東與澈被此淫刑方其威命之行實為初政之累遠近詾之無不歎感一自潛善伯彦得罪去位於今六年而陛下喜聞蹇諤之聲包容狂直之士崇奬臺諫詢擇芻蕘導人使言不吝爵賞使天下曉然悉民孺子咸知向者東澈之死罪非陛下之心

而忠臣義士扼腕共怒甘心於潛善伯彦之日久矣今
陛下尚軫淵衷痛自追咎使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
就戮而伯彦軀幹故在不識何施面目仰覩君親伏望
聖慈特賜睿斷

哀詞　　　　　宋　許翰　撰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睢陽再俾與政是時李綱
黄潛善用汪伯彦張慤在樞府翰察綱必為諸人所危
自度不可以留辭位甚力章奏累上而綱得罪翰因獨

留祈去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廢綱而留臣徒無益也上未納而持之故伯彥懋相繼爲上位留及綱罷相翰猶綴班列奏事一夕見潛善獨留甚久翌日上顧潛善曰昨夕二人已處之矣因泛言歐陽澈書論朕宫禁寵樂惡有此事陳東書欲必留李綱歸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朝問潛善上所處者何人曰即後所指陳東歐陽澈也處之如何豈已逐之耶曰斬之矣翰驚失色潛善乃曰今

日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以相視是時伯彥懃皆不復問其本末蓋素與聞者汪伯彥等俱稱歎主上威神睿斷而潛善至堂見應天尹孟庾白事獨詰何以不關政府而斬東等微示愠色蓋潛善前留本定此議惡專其惡故反推而遠之也翰歸謂所親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市一人安跡廟堂者哉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復東澈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與聞章上猝以罷去

然世多擬此二人者言大犯干故取禍深紹興三年始見東書於湖湘一書論李綱之用傅亮張所未有過失不當請去而方為汪伯彦黄潛善所排抵二書請上大明誅賞前日諸將提兵顧望不救都城非大元帥心宜正其罪而下親征之詔揚厲威武期還兩宫保據中原無為渡江之計金陵之名猶栢人也不可不思三書言李綱謫去則朝廷必不能行前所陳因深論刺汪黄之奸必敗國事願速去之至屬上躬優游不迫也則知東

所以死坐咈大臣非天子意潛善等葢慮天子謂其以
詆巳故殺東故因歐陽澈書攻及上躬而并殺之以葢
其私且謂是皆讒誣無根均不足信嗚呼其可謂周於
謀巳而輕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感悟下詔追録二人
之忠令各官其子而厚撫其家顧當奸臣誤國之曲折
世或不究知也則仁聖之本心未明故删取東書大指
如此而繫以哀詞使後之人有攷詞曰
紛衺繡兮迷國俾韋布兮憂時忠未諒兮讒興言方

發兮身夷邊之塵兮飛揚蒙兩宮兮北之廟祏震兮憑怒社鬼哭兮悽悲委墜緒兮嗣聖基天命兮遺黎何鄙夫兮間此盜威福兮逆施惟寵利兮是圖違卹國步兮安危慘一朝兮曷故殘二士兮不疑使賢徂兮智伏世體解兮心離謂圍城兮伏闕幾變故兮弗支不及今兮誅鋤將復鼓衆兮為奇乗新造兮易惕寧一忍兮衆是宜嗟仁聖兮本心豈翳諫兮縱非當箝鍵兮挈挈使寶慈兮傾移知名惡兮委遠云聖斷兮若

斯彼蒼蒼兮匪天乃詭誕兮敢欺臣則作慝兮君蒙

毀陰機杳兮莫闞後執簡兮何人尚有攷兮予辭

招魂歸葬祭文　　宋　韓昕　撰

惟靈憤世捐軀疾邪隕巳士之所存可謂難矣唯公受

君忠義亹亹以言獲罪寧惜其死殺身成仁光照前軌

榮及後昆名揚遐邇魂兮來歸哀動閭里薄奠將誠魂

其歆止

立祠學宮祭文　　宋　李庚　撰

惟公身處草茅心馳魏闕靖康建炎間以書生應詔伏闕條陳弊政復上書詆時宰才達未議竟以賈憎賫志以殞人咸痛之太上皇惜其不幸於是有通階美職以誥命之而錫之土田官其子孫公雖云亡何其榮也其假守臨汝迺繪公於學宮以奉精忠以贊英烈以風後世以勸來者拜瞻遺像凜焉如生矧有遺文號曰飄然拱手讀之想見表裏肅將菲儀展我心敬

跋歐陽君遺事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為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澈德明六飛南渡亟黜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祕閣修撰王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已録孤賜田光於史册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既為哀詞必大又抄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世昌曰德明吾鄉人也其孫瑀嘗裒次事始里中文士鄧名世亦誌其藏將併刻之按唐韓文公銘死事之臣張徹云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

揭也噎喑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德明生而命名與之同為國捐軀又同是真能希顏慕藺者先是鄧庠繪晏元獻公曽子固汪信民謝無逸詞於講堂德明預焉其視沒世名不稱或遺臭萬代者孰得孰失耶德明弟衡子飛黄婿黄怗皆蒙恩補官飛黄終建安尉瑀蓋其子也嘉泰壬戌臘月乙亥平園老叟周必大書

書行實後

訖嘗伏讀國史建炎元年駕在南京八月壬午殺陳東
歐陽澈李綱罷左僕射黄潛善爲右僕射十月幸揚州
二年十二月黄潛善遷左僕射汪伯彦爲右僕射三年
二月壬子上渡江至平江下罪己詔壬戌次杭州乙未
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一人廸功郎仍令
有司常存恤其家丙子詔求直言考其年月兩詔皆出
大父文肅公之筆大父以二年十二月召爲兵部侍郎
自揚來杭實兼直學士院今所賜御劄具存參知政事

樓公嘗跋罪己詔有曰高宗皇帝當否運之後自罪感悔不啻不敢自文懲艾之深下視秦穆公又得文肅李公為詞臣有以發揚之所以成中興之業也又跋云建炎罪己詔已恭題於後戶部侍郎臣李訦又示以高宗皇帝御書求直言詔又知此詔為邴所草高宗不以為諱以宸翰宣布所謂宰臣非才謂黄潛善汪伯彦深悔維揚之變言不激切不足以聳動四方當刻石以傳永久嗚呼前一詔則修撰公未贈卹之先後一詔則

贈卹之翌日也罪已而勃興於以仰高宗之所以聖殺身以成仁於以見修撰公之所以忠嘉定六年中伏日朝議大夫敷文閣待制新知建寧府軍府事李訦書

儒學二賢祠堂記　　宋　危和　撰

崇仁之鄉先生没而可祭於社者二人焉其一祕閣修撰歐陽公澈其一環溪居士吳公沆也修撰自少慷慨尚氣言不少屈靖康初應詔條奬政三十餘事為三巨軸廢置卒不能舉州為選力士負以行會敵大入要盟

城下而去公毅然以口伐敵人自任願殺身以安社稷恐上不之信則請質二子一女身使敵國 御親王以歸不報建炎初黄潛善汪伯彦秉政公伏闕上書力詆其短汪黄不勝憤以其及宫禁事遂加公矯誣之罪與陳東俱死東市未幾高宗皇帝深悔之斥汪黄於散地贈公承事郎仍官其子繼又痛念不已引咎責躬至有八年於兹一食三嘆之語加贈朝奉郎秘閣修撰且官其親屬二人賜田十頃以卹其家居士少年結菴讀書已

有高世志惟以母故將求禄仕以為養迎就試有司且
獻所著書於朝既一再不遇而母卒即廬於環溪為終
焉之計蓬户蔬食處之晏如動止語默皆可法象閭門
千指雍雍以和而鄉閭之間薰其德而善良者蓋多也
於書無不通下至百家九流莫不貫穿其所著述殆數
十萬言易有璇璣語有發微禮有本志圖論老子有解
易又有通解有文集有通言而通言尤其主教之書也
二公忠義隱逸制行不同而皆切於名教有關於風俗

天下之人聞而高之而况於其縣鄉乎然修撰止祠於郡庠縣則未舉環溪雖祠於縣學顧位偪而隘於禮未宜嘉定十六年豐城范君應鈐縣攻告成乃新學宫即講堂西偏為屋四楹翼以兩廡中肅二公像而祠焉於丁祭明日則帥其僚與諸生陳三獻之禮百年闕典一旦興行疇昔權宜今正厥位邑之人士顧瞻咨嗟激厲奮發咸以記請君君辭不自為則以命其同年生臨川危和和竊惟修撰以布衣之賤非官守於朝而憤世疾

邪之死靡憾居士學成道存宜以用世而韜光不耀自全其有死生大矣貴賤殊矣而不足爲之變何爲其然哉安而生不若忠而死有所虧而貴不若無所虧而賤方其引頸就戮老身阨窮他人處之誠若未易由今以觀汪黄之惡人謂斯何而修撰被國寵榮立節萬世同時輩行仕宦者豈無顯官類多名隨身盡而環溪之學往往與河汾並傳疇得疇失必有能辨之者范君爲邑特出而表之以風厲其民可謂知所先務矣和於二公

實桑梓後學雖其生晚不得執鞭晏子為御李君然誦讀詩書不無尚友之志乃今得以無似之文薦公祠下獨非榮耀乎又從而繫之詞曰

巴山兮青青巴水兮泠泠鍾為偉人兮一世之英出以死節兮處以道鳴無禄於國兮無列於庭有關於宗社之安危兮有係於斯文之重輕身雖韋布兮名踰公卿為行不同兮同歸於伯夷之清廉頑立懦兮聞者為興社而稷尸而祝兮猶未足以旣邑人之誠

巖巖宫兮有覺其楹乃正厥位兮乃安厥靈苦節春秋兮祀事孔明蕙蘭桂椒兮苾芬其馨齊髙嵩華兮爭光日星千秋萬歲兮尚其典刑

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歐陽澈誥辭

敕制曰嗚呼開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以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爾東爾澈其殆將有意於良臣乎由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爾等不得已不失為忠顧天下後世

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䰟其有知享朕茲意紹興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跋宋朝奉郎祕閣修撰誥詞

右追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歐陽公誥詞一通方金人入境國步斯艱高宗駐蹕錢塘復其舊物敵以和誤國公三上萬言書至欲以身投北敵救國之語時黃潛善用

事忌公直遂加害高宗悔悞故有是命賜田十頃嗟夫
方風塵澒洞世亂忠臣何代無之而權臣擅命皆不得
其死高宗悔悟追贈賜田而文忠功業久而益振忠臣
義士有光於地下矣予在翰林公之十世孫齊修書文
淵閣出以見示益嘆公之不幸而喜孝陵有不遠之復
也永樂五年龍集丁亥秋七月下澣翰林學士奉政大
夫兼修國史括蒼王景誤
余閱宋史至黄潛善密啟殺陳東歐陽澈之事未嘗不

太息流涕深爲高宗惜也今觀贈東澈告辭有八年於兹一食三嘆不能自已之言則知東澈之死非高宗本意實汪黄所爲也至以飾非拒諫自咎商辛之不如其悔悟之深亦非遂過者可及也嗚呼東澈雖誣死至今猶有榮耀汪黄雖苟生人到於今誅之不已故雖以東澈之死豈易汪黄之生哉古人有言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其斯之謂歟大明史官胡儼書

宋高宗殺言事之臣陳東歐陽澈盖爲黄潛善汪伯彦

所蔽其後高宗悔之下罪已之詔贈東澈官祿其子孫人能知過則無過矣高宗不亦賢乎哉嗚呼高宗固賢矣至於李綱宗澤不能用皆惑於汪黃之譖而其終甚至於殺岳飛則又為秦檜所制故論者謂高宗可為中興而不能恢復中原者為奸邪所誤不亦信然誠可慨歎也已澈之十世孫齊以澈贈官誥命示英請識其後齊字士莊今為廣西按察司知事澈之有後人皆嘉之彼汪黃輩曾足齒及云宣德四年秋臨川王英識

宋高宗殺陳東歐陽澈後方追悔贈二人者以官此歐陽澈告辭覿其引咎自責有恨不已之意雖於事無及而於任情飾過肆為暴戾畧無悔悟之心者相去遠矣後之覽者又烏得不為一慨乎宣德戊申秋永豐曾棨識

歐陽修撰事蹟卷七